

下期真情猛稿：

- 不简单的杂文家：《越南篇》
- 陈素兰校长遗作《一个少女的心声》
- 为何阿健要断指？
- “宿便”也可排出诗？

PP.6767/1/2003

2002 年 7 月

RM 6.00

54

清流

季刊

Aliran Jernih

■ **绝对精彩** 小说家丁云《掉队者》

■ 伍望《30个当中的3个》、年红《鬼》

■ **不容错过：**蔡家茂《鼠噪》

吴岸铿锵生命诗章

蒙古诗歌传统和艺术特色

《哭泣的地球人》

*** 朦胧诗人杜运燮特辑

活动在线

“是主角，也是观众”

2002年7月28日，在大马山城：怡保举办的《清流》革新号推介礼暨赠书仪式及“人生是一部大小说”座谈会。



“水火相容，文学源头翻腾创新天”

马华文坛文学刊物《清流》与《烟火》有史以来携手交流。前排左起：《烟火》社长伍良之、主编甄供、《清流》主编田舟、出版委员会主席驼铃、执行编辑王涛，后排右起为前执行编辑崔冰、编委陈有明、紫梦羚、发行主任章钦、郑可达、《烟火》发行主任春山、编委杰伦。



小说家丁云、诗人秋山，6月10日莅临曼绒县拜访《清流》创刊主席驼铃、主编田舟及执行编辑王涛摄于班足渔村。



54期 《清流》文学季刊

2002年7月出版

编辑顾问：朱晋韶 崔冰 林慕
王枝木 年红 看杜
晴川 伍良之
潇枫 苏清强

主 编：田 舟

执行编辑：王 涛

编 委：驼 铃 紫梦羚 一 介
郑可达 有 明 岳 衡

发行主任：章 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3

国际书号：ISSN 1511-921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平面设计：WayBuilder Enterprise
236, Jalan Midah Besar, Tmn. Midah,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Tel: 03-91318460

承印者：Percetakan C&A Sdn. Bhd.
44-46, Jalan 11/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编后话

本

期精彩猛稿多。笔谈有伍亩对上期钟奎有感于马华文坛怪象而苦心选文《到底那一类文字是垃圾？》，作出读后回响。欢迎读者们来稿抒发高见。

本

期重头篇小说《掉队者》，让我们再次看到丁云不愧是位高理想的小说家。他善于以艺术概括社会某些现实，尤其掌握了魔幻、蒙太奇电影技巧，不论布局、情节推展、文字张力上都展现出非常魅力。

伍

望的《30个当中的3个》，既幽默又讽刺，叫艺术家有尊严、有骨气，不应是太沉重的。年红的《鬼》，反映因物欲薰心而丑化了的人性。

喜

欢阅读小说的读者，请别错过海外微型小说小辑的佳作。

本

期散文小品风味较浓，各显文采。

诗

歌除了名家继续供稿，本刊也刊出新生代诗人作品；欢迎诗人们不约而同，到来“竞渡”。



蒙

古诗人森。哈达所选写的《蒙古诗歌传统与艺术特色》，让人开阔诗歌艺术视野。

文

“学蓓蕾”有待文艺尖兵们上阵。本刊欢迎文教团体、学校或有心人协助组稿及推荐文艺新人发表佳作。

作

曲家林建南先生手术后之作，将邹永先生的歌词谱出了悦耳之生命乐章，本刊也祝愿林君身强体健、福寿安康！

年

轻画家黄少民君的蜡笔与水彩画作，主题反映人文关怀，他自学精进，挥洒着生命的奋斗色彩。

下

期《清流》将在10月出版，请作者们早日来稿，鼓励附寄电脑打字磁碟或电邮，请读者们帮忙介绍、请大家协助多多赞助出版经费，好吗？我们都是——文学义工啦！

本期执笔：王涛

更正小启

53期原创歌曲星星之恋最后二行

01 ² 71 下遗漏“伴着”两字。

目录

本期封面 《哭泣的地球人》

2 【清流潺潺】主编的话

【拍岸惊涛】笔谈·评介

- 6 也谈“文字是垃圾” 伍宙
8 地球上绘着忧闷的图画 陈雪风

【细水涟漪】小说

- 13 掉队者 丁云
35 30个当中的3个 伍望
39 鬼 年红
41 能叔的故事 田埂

【碧浪翻卷】散文

- 44 鼠噪 蔡家茂
50 茉莉花 李燕燕
53 顽童的花招 世莲
60 决择（外一章） 简旻
62 静 田思
65 提花 李庭辉
68 愧疚 简旻

【碧浪翻卷】

散文 篇

·生活小品·

- 72 喜欢，就好 涵青
75 钥匙 真嘉
78 和平 郭金灯

80 朦胧诗人杜运燮特辑

【舟影竞渡】

诗歌 篇

- 88 记水仙花 吴岸
89 前奏 吴岸
89 以后 白点
90 这一窗古旧民艺、苦瓜 唐珉
91 家有一棵夜来香 秋山
91 睡佛、极乐寺 林野夫
92 旅、泪、重逢 田舟
93 苏醒、无言、陆沉 喜崇
94 肢伤、过雪华堂 王涛
95 昙花、相思线、巨人 何薰
95 煮粽记、吃粽记 林德顺

【海外风景线】

国外华文诗人诗选

篇

- 96 人熊之歌 罗青

- 97 简述蒙古语诗歌传统 森·哈达
和艺术特色

【海外风景线】

微型小说 篇

- 102 念错白字的文化馆长 张记节（中国）
105 布轮 夏雪勤（中国）
109 杀犬 司玉笙（中国）
113 四只脚爪 凌鼎年（中国）
115 恩师的作品 田流（新加坡）

【河边青草地】

文学蓓蕾 篇

- 118 生活偶感三则 宁曦
120 猫情事 蒲公英
124 妈妈 郑美彦
125 《清流》文学季刊赞助人名单

【云起风歌】

原创诗曲 篇

- 129 心光亮 词：邹永
曲：林建

读者回响：

也谈“文字垃圾”

---读“到底那一类文字是垃圾？”有感

◎ 伍亩 ◎

拜读了钟奎君的大作“**到底那一类文字是垃圾？**”（《清流》革新号53期）勾起我心中的一点感触。

利用文字书写出来的作品，最大的作用就是传达作者的理念，引发读者与他发生共鸣，从而获得读者对他的理念的认同。这是作者辛苦创作所得到的最宝贵的回馈。

每一个写作者都在通过他的作品传达理念与讯息。而他对文字的处理，形象的取舍对他达致上述目标都有一定的影响。

玄奥、晦涩的文字，读起来如读天书，再加上许多莫

明的意象，令读者如坠五里雾中。作者的理念与讯息，是否能传达给读者，实在令人怀疑！

这类文字应属“**文字垃圾**”的其中一种。

另一类“**文字垃圾**”却不是因为玄奥、晦涩，相反的它写得浅白，很容易为读者接受，然而却充斥着不健康的思想内容；有的假科幻之名，渲染色情暴力，渲染神怪，有的假言情小说之名渲染情欲，鼓吹乱搞男女关系等。如钟奎君所提到的《狗丈夫》便是一例。如果说这类文字还有什么“好处”的话，它的“好处”便是荼毒广大的读者，煽动社会歪风！

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在进行创作时都必然会考虑到通过这个篇章，他所表达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会给读者带来什么好处或影响？

晦涩，而且内容空洞的文字，即使堂堂皇皇的冠上什么“主义”，东施效颦，以示如何前卫，结果还是沦为“**垃圾文字**”。至于那些卖弄色情、鼓吹情欲或低趣味的，则更不必说了。

**马华新诗回顾**

地面上绘着**忧闷**的图画

细胡的《地球一角的忧愁》

细胡的《地球一角的忧愁》，在反映的是1931年，经济风暴萧条对马来亚的打击。而诗里地球的一角，指的应该是新加坡。

诗的开头是整个景象的概述，它仰观，也俯视；由高处而至眼下。它写道：“太阳一样在燃烧／地轮一样在前走／然而老态婆娑的地球啊／充满忧闷在里头——马路上一样的／无数车轮在驰骋／可

是微弱，瘫痪了的气力／是灾患既临的象征”。

陈雪风

地球突然竟老了！虽

然它一样在转动，但那神气都有老态的婆婆。虽然，细萌是要以此来显现经济萧条的冲击。接着他便一节一节地描写着各领域不寻常的状况——

辉煌的商店，
依样在张开他们的东门，
然而静静地，静静地，
已无人影的纷纷，
大拍卖的垂旌在飞舞，
招盘招租的告帖，
贴遍了店头街唇，

要是你走到海滨，
啊！很多轮船在泊停，
停，巍然地停。
何处？机轮雷需响的旋律，
何处？恶魔狂喷的浓烟。

要是你走到市郊，
幢幢的工厂，
夕阳的残照，
悄悄，悄悄，
低落了火力的狂烧。

市场清静，门可罗雀，“大拍卖的垂旌在飞舞”；而见到处都有招贴；房屋商在招揽顶让招租；码头港口，巍然地停泊着轮船，听不到“机轮雷响的旋律”，见不到工厂的烟囱像恶魔那样狂喷着浓烟；市郊的那幢幢工厂，发动机的火力，已一如“夕阳的残照”，“悄悄，悄悄”，就要暗淡下来。

这是外表的旁观，冷静而淡漠。

客观景象的变迁，呈现历历在目。也许谁都会注意关切，但处于“局外人”的观察，还没有切肤之痛的感觉。再看看，就不一样：厂主和老板们心中／生长着黑影重重／穷无所归的罪人哟／更受着饥寒的苦痛——衣啊，食啊，住啊／一切生活的惊恐／见不到——人们脸上的笑容——而更惨的是：

广场和僻巷，
满是卖肉的姑娘；
白的，黄的，棕的，
一例沦为私娼！

然而，夜气深，夜影浓，
何来走马的王孙！
不景气无孔不入，
辜负了美人的苦衷！

黄金变成了黄土，
天堂化为了地狱；
啊！茫茫的大海啊！
那里是穷人的归宿？

侥幸而尚在世的人们，
痛苦也正在加深，
工作延长了，工作加重了。
薪金又减少了，
他们怎样地生存？

蠕动在街头的黄包车夫，

脚力迟钝到最低限度；
流干了他们的汗血哟，
啊，还不够车主的征租。

啊，日子还是正常的日子，
只是大多数人已不能活下去，
星洲还是当年的星洲，
只是地面上绕着忧闷的画图！

作者的笔触，从远外客观的景象，转回到人的身上，贴近他们的各种遭遇与苦况。我们由此看到经济不景气，不但使厂主和老板的心中有黑影重重，穷无所归的人在忍着饥寒的苦痛，见不到笑容的生活，更逼人堕落，让人陷在为了三餐挣扎的境地里。

细胡是马华文学扩展时期至后初期的一位重要的作者。他的诗、小说、散文都各有特色。这首诗，据方修指是于1931年新加坡《民国日报》的《火共园地》上发表的新兴文学运动至此已走向低潮，也可由诗看出端倪。虽然它一样在反映现实的生活，揭示生活幽暗的人生，但关切他者的情感，已趋向淡薄，再也看不到激越的感愤或冲击。作者的笔调冷漠。这也许是面对严峻的现实而感到无能为力，对于环境的制约无可奈何。

然而，细胡写世界经济不景气对马来亚的冲激，他的结论：“日子还是平常的日子 / 只是大多数人已经不能活

下去 / 星洲还是当年的星洲 / 只是地面上绘着忧闷的画图。”还是可以震撼人，而“地面上绘着忧闷的画图”，深具象征的意义，意境引人思想起许多问题。



掉队者



丁云

一阵柔软的脚步声与呼吸声传来，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一个身影进来，比黑夜还要黑！他不觉得害怕，因为他知道，如今在他身边的正是他渴望的梦境。现在他静静地躺在日复一日、黯症、沉滞、千篇一律的黑夜里，观察着那只来回踱步的黑豹！

他驾驶的汽车被猛烈地碰撞，一连串颠簸、盘旋、震荡、轮胎磨擦过沥青路面，冒出焦烟之后，终被遗弃在往阿逸拉惹的高速公路旁。他坚持：他的确看见了那只在马路上穿窜过的黑豹！

黑豹？在高速公路上，那来的黑豹？

意外发生后，车子内的收音机继续广播，依稀听到：“自连环烧车狂徒落网后，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争议与不解…根据警方的报告，烧车狂徒是一种典型的反社会行为案例。之前的美国少年迈克菲在十八辆汽车上喷漆涂鸦，应该同属一类案例……但使人纳闷的是，这次被抓到的所谓狂徒，并非年轻、叛逆、血气方刚的边缘少年，而是步入中年的，腼腆、害羞、文质彬彬的四十八岁的艺术工作者……”

汽车抛锚了，被遗弃在高速公路旁，毋宁是一种绝望、跌荡、无所适从的感觉。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震荡没这么大吧？顶多骂几声平时不轻易宣泄的粗话，然后耸耸肩，打电话报警，或电召拖车服务。那有像他那么彻底的沮丧？彻底迷惘？彻底地在人生的转折点作那么彻底的思考、彻底的检阅？喔……原由？原由在于究竟是什么原由，导致这次的意外？真的只是那只黑豹？那只扰乱他视线，骤然在高速上穿窬而过的黑豹？当然不是…原由在于他被夹在车流中，颠颠簸簸，老态龙钟迈进时，赫然发觉触目的尽是高时速、流线型、风驰电掣的新款车辆，法拉利、豪华、马赛地、宝马……而他驾的，是“笨蛋傻瓜”，且车龄羞于启口，接近“拥车证”报销的年份，怎么能跟人在公路上并驾齐驱？终于，他鼓起忿气，卯足了劲！犹如弱小体型者，置身在橄榄球

比赛中，冲锋陷阵，在一再被摔倒、跌掀、磕碰之后，痛楚已经麻木了，断肢断脚也在所不惜了，他真的豁出去了！但刚刚猛踩油门，勉强越过一辆宝马，陡地……一辆豪华横地里切过来！他抓紧驾驶盘，险象环生……突地，身边一阵刺耳的鸣笛，一辆集装箱货车，庞然巨物般地，犹如橄榄球场的巨型“坦克球员”，硬硬把他逼入路边，一阵轻微磕碰，路边的围栏却仿佛把它撕裂了……虽然只是轻微的损伤，但已足够导致他奄奄一息瘫痪在高速公路旁了。

他眼巴巴看着车龄年轻的、新款的、流线型的、外国牌子的车子，得意、畅快、炫耀、示威、嘲弄地在身边呼啸而过，他揪紧了受伤的心灵，仿佛一个脚抽筋，被遗弃在荒野跑道旁的马拉松掉队者！

喔喔……他就这么……不能动弹了吗？放弃了挣扎吗？

他下车检查车子的损坏程度……

偏偏这一刻，暴雨狂洒下来。

他唯有躲进车里，呆坐那儿避雨。

时间仿佛在雨中凝固了，伤痛也凝固，麻木了！

只有思绪像滚烫的火山熔岩在涌动着，要冲破脑壳而出……车龄九年零九个月，拥车证快满期了——蹒跚、疲惫、性欲减退、睾丸肿胀、血压增高、记忆力衰退、食欲不振，等等等等……天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连串的糟透的东西悉数往他身上栽？命运究竟开了他什么玩笑？戏剧组的同事们笑谑般说：“这是‘男性更年期’症状！”去你妈的，顶你的肺！谁敢再这样“调侃”他，准惹来几声粗话，把你骂得一脸屁，毫无招架之力。但事后反省，喔喔……怎么如此容易焦躁？如此沉不住气？如此缺少宽容厚道？这也是“男性更年期”症状的一部分？干你祖宗！他的粗话又按捺不住，这回嘲弄的是自己：“那……新加坡……岂不是有大部份人都步入更年期？君不见经济不景被裁退的，公司转型，强制提早退休‘金手握别’的，输了股票的，排队抢购“凯蒂猫”的，驾豪华车抢免费课本的，看电影用手机，引起殴斗，路霸、网络霸、烧车霸、芳林公园的演说者等等等等……都有焦虑、记忆力衰退、食欲不振、性欲减退的症候么？”

等一等……回到金手握别，“金手握别”，毋宁是他刻骨铭心的字眼。他望车窗外迷蒙凄迷的雨景，恣意畅快呼啸而过的新款跑车，把雨网撞破成四溅的雪花，飞洒两边！他抹了抹刚刚被雨点打湿了的，湿淋淋粘在额头的疏

落的头发。迷蒙的倒镜车窗中，仿佛映现特别会议室那森冷的一幕：人事部主管花岗岩的脸，机械人的笑容，重复着以英语阐述公司的政策，“强制退休”的内容。

快速跳切……

老蔡瘫痪在椅子上，手里捏着“金手握别”的支票，心里不断发出无声的质疑：提升？我们搞的是戏剧节目，不上互联网课程，不进修高级英文，不上“追求卓越”激励课程，就是抗拒提升？我们强调员工年轻化，吸纳进大部份的年轻职员，他们固然有哈佛、耶鲁、剑桥专业文凭与知识，但这是不是意味否定经验这回事？专业文凭，是不是也具备了专业知识？专业的工作能力？这不是等同的……对，我是没有专业文凭，但做了二十年的节目监制，建立起各种人脉网络，对市场的了解，对剪辑、演艺、社会观察、融资，都有一定的经验累积与专业水平，请问那些连“爱森斯坦”是谁，常把他跟爱因斯坦混淆的年轻人，谁能超越我？

“你的薪水太高了，不符合竞争力原则。”

“噢，我终于懂了，这才是你们的真心话！”

从那天开始，他的梦中不断出现了黑豹！

黑豹比黑夜还要黑，窥视着沉睡的他……

老蔡还记得，上头要搞什么“实况”剧场，无端端被派去采访那个“连环烧车狂徒”经过。访问的过程，是一次崭新的、甚至荒诞的经验。他们的对话奇妙而不着边际，漫无目标，含混而讯号纷呈。

——你烧车，以此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你错了，我没有不满，我做我应该做的。

——你真的没有不满吗？潜意识的不满？你会否觉得，这个国家，管制太多了？几乎让人窒息？……像最近的无艺日，就是一种抗议。喔……你是搞艺术的，这是否一种行为艺术？像香港，曾经有人把神圣的女皇塑像泼满红漆……还有一个老汉，在闹市街头用毛笔，涂写大字报。

我……我其实是想提醒人们，人类这样不断操纵大自然，破坏大自然，是否不道德？后天培养出来的新种类植物、克隆羊、克隆牛、甚至克隆人类……是否危及生态平衡？科学家的大部分试验，是否有虐待动物之嫌？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可曾征求过其他在地球上生存比人类更长久的生物的同意？鼓吹转基因种子、食物、还有基因治疗药物，是否沦为一种唯利是图的工业手段？佛家说：众生

皆平等，众生指的当然包括了其他动物，微生物，人类何曾平等对待它们？

老蔡困惑了，这是个狂汉吗？他的每句话，都如暮鼓晨钟。但他所讲的，与烧车何干？而且他焚烧的都是新车！为何是新车？像“三岛”的“金阁寺”？烧毁，是一种美学的完成？

你读过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吗？年轻人烧毁了历史悠久的寺庙金阁寺，警察逮着他，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因为，它太美了……我不忍看着它衰败、枯朽、倒塌，烧毁了它，可在人们记忆中保存永恒的美！

溶入……

老蔡省察车厢里还有一个女子，已经是震荡之后的宁静。他首先看到的是她的深邃黑眼眸，她的黑眼瞳总有一种慑服、镇静、安抚的力量！她叫GIGI，是新入行的统筹，年轻、朝气、些许可爱的小迷糊，他们在一起并肩作战，制作过几部得奖佳作。GIGI没有一般搞统筹的粗犷、不修边幅、吊儿啁当，刚好彻底相反，她细致、甜美、可爱，永远保持开朗温柔的笑容，两片红唇，永远保持光泽湿润，有种“索吻”的艳媚意味。她就是如此，在感情上索讨的强烈，永远不会掩饰，一晚的得奖庆功宴上，她

喝多了几杯红酒，毫不掩藏对他的钦慕与爱意：“我不介意…不介意你的白头发，不介意年龄的差距……不介意你已婚，不介意你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爱就是爱，没有动机，没有锱铢必较，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掺进任何杂质！爱就是爱……”

他面对她的深邃的黑眼瞳，能抗拒吗？

他退缩了，心一阵后悔的绞痛……

偏偏，他有一场蹒跚、痛苦、疲惫不堪的婚姻。

怎么去形容呢？这场婚姻？恰似两条干涸的鱼，曝晒在河滩上，尚且在喋喋不休，争论谁该不该成为鱼？选择当一条鱼？鱼往何处去，这些似是而非的哲学命题。他最熟悉的、经常重复又重复的一个场景是：当他深夜剪完片，拖着疲惫的躯体回到那四房式的组屋，惯常地打开门，还没来得及开灯，阴暗的沙发角落幽灵般地出现一张蜡黄、枯瘦的、羸弱的女人的脸！女人开始对他的审查，一丝不漏，纤细不遗地，要他报告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行踪、去处、从事的工作、活动！直到她认为毫无破绽、毫无可疑之处为止！她甚至比查案的警官更加专业，更加挑剔，更加铁面无私。

每每，他只能从实招来。

8点。剪辑“谁与争锋？”。

10点。开演员会议，为与中国合拍的一部武侠剧集商订演员。

12点。上厕所，便秘，呆了足足45分钟，同事以为他躲在里面偷看黄色漫画，其实他痛苦不堪。出来后，吞服了同事介绍的治便秘土方药丸。

1点。午餐是两根青芽蕉，同桌的女演员以为他有“意淫”的用意，拂袖而去！真是他妈的冤枉。

3点。强制上互联网课程。

5点……回去继续剪“谁与争锋？”。晚餐没胃口，打包了饭盒，大半丢在垃圾桶里。小便有淡黄色的脓，是否睾丸发炎？睾丸肿胀已持续很久了，我抗拒去看医生。喂喂……你问够了没有？这也要讲？同事在剪辑室播黄带，给我抓到，是不是也要告诉你？喔喔……我承认，我对黄带好像没感觉……也无法引起性欲冲动，同事笑谑，托人去大马买哪个……什么“东革阿里”，我才不相信伟哥，他妈的一粒要卖那么贵？吃金啊？我身体没问题，谁说

我有问题？他妈的……你别再问了，我还有没有男人的尊严？有没有隐私权？你简直在对我做精神虐待？你知道吗？你真的有病啊，应该去看医生的不是我，是你啊！

那晚，他睡不好，怎么可能睡得好呢？

他又梦见了黑豹……一阵柔软的脚步声与呼吸声传来，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一个身影进来，比黑夜还要黑！他不觉得害怕，因为他知道，如今在他身边的正是他渴望的梦境。现在他静静地躺在日复一日、黯哑、沉滞、千篇一律的黑夜里，观察着那只来回踱步的黑豹！……

他醒来，是妻子蜡黄的脸，发出如雷鼾声。

他的黑豹在那里呢？早在梦中被猎杀了？对吗？

溶入……

老蔡仍然被囚困在车子里，雨大滴大滴扑打着车窗。

他真的迷惘了，在人生的跑道上掉队了。

在职训练？

知识型经济？

全球化居民？

UPGRADE? UPGRADE?

互联网、基因图谱、21度。

精英、精英、精英精英……

所有的东西幻作符号，在他脑海中盘旋、纠缠、扭打，像一群精子，兀自在滑溜、狭窄、逼迫在甬道中作最后的冲刺，寻找受孕的机会。像与卵子结合，挂上了“精英”的牌子，便羽化登仙似的！

他眼前仿佛有一台荧光屏，舞台上，他臃肿、肚脯凸出的身躯如退休后复出的莫哈末阿里！但他仍然强撑着，握紧拳套，不断跳跃着优美的舞步，以扰乱对手的视线……他终于中拳，再遭受一击，美妙的舞步迟钝了，蹒跚了！调整荧光屏控制器，慢镜重播，清楚再现他的臃肿的肚脯，松弛的肌肉，汗水在痛苦迷惘的脸上抖动，呼吸如迟缓的大提琴……他干嘛要受这些屈辱、这些折磨呢？他干嘛活得这么累？这么颓丧、这么窝囊？

他耳边骤地响起自己的声音，对着妻的呐喊：“离婚啊，我们离婚啊……既然在一起这么痛苦，简直在地狱里受折磨，为什么不干脆离婚呢？我把组屋给你，把新电讯股票也给你……反正它跌到这样，不值多少钱！把那些中国书法、水墨画也给你，行了吧？……反正我们的孩子也没了，你看你，像只八爪鱼，把我缠得快窒息了，把自己也折腾得快干了掉，犯得着吗？犯得着吗……”

妻仍然用她蜡黄、压抑、疲惫的脸对着他。

急速跳切……

老蔡终于肯去看医生了。

“我最近常常梦见了黑豹，代表了什么？”

“黑豹？你一定读过蔡斯纳特本的‘梦中的黑豹’？
对吗？这在精神病理学里边，是一种感情的投射……像年近的老猎人，疲惫得拿不起猎枪，但总是梦到与狮子搏斗，无可否认，年纪增长，随着体能的衰退，各种机能、性欲、思考能力都迟缓了。有些人染发美容、有些人寻找外遇、有些人开始参政希望掌握权利、有些人拼命赚钱……其实都是一种弥补心理在作祟。”

“够了够了，这些心理我都没有……”

“你究竟在等待什么？眷恋什么？”

“其实……我什么也没眷恋，如果躺下去，明天不会再醒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但偏偏活着，就要面对凌迟，遭受屈辱！你知道吗？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屁精神医生！你懂生活吗？懂得社会学吗？是社会遗弃了我们，遗弃了我们这些还能够在事业上冲刺的中年人，为什么偏偏要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下手呢？每每有经济衰退，年增长率下滑，就对我们这些高薪的，年资高的中年人下手，好像我们是阻碍提升，提高公司竞争力的罪魁祸首……被迫调职、被裁退的，都是我们这一层的人，讲一个令人觉得荒诞的故事吧，我们剪片室有个剪辑师，因为冗员，被调去门口当守卫！有个资深编剧，更被调去互联网制作部门，天呀，他连电脑也没有摸过啊，想起来觉得悲哀不？”

医生竟然也激动附和了。

“是不是我们的专业知识远远落后了？是不是我们薪水太高了？是不是每一巴仙增长的下滑，都是我们在阻碍着？那……不如把我们全部杀光了，像对付老人一样？你听听部长怎么说：‘国家经济转向知识性经济，不仅一般工友受到影响，现在受大学教育的，中间层的也影响到了’

，因为公司转型了，某些人变成高不成低不就。’屁，什么高不成低不就？我们从来就没有不胜任自己的工作！他有本事就裁退我，我去私人医院做，或者自己开诊所，收入肯定比政府医院高！”

“那你为什么还不辞职？”

“舆论压力、社会压力啊，好像到医生一到私人诊所服务，就被挂上贪钱、现实、没有医德、不管民生疾苦的标签！你想，医学院的学费那么贵，出来了，不准我们赚钱，那读电脑系统工程的呢？自己开公司，两下子就变成××傅！××远……还有读政治经济的，两下子做了部长，年薪百万，为什么只准他们发达？不准医生发达？我也跟所有公民一样，离婚要付赡养费的，看病稍微疏忽，照样会被病人告的……买房子，利息一样高，付所得税，没得折扣的，凭什么……凭什么唯独对医生有那么高的道德要求？”

画面曝白……

他刚刚走进监狱探访室，需要慢慢习惯那儿的光线。

“你知道什么是人体科技吗？”

他困惑地看着那位温文尔雅的“烧车狂汉”。

“你真的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是气功吗？什么是辟谷吗？我告诉你一句话，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将来肯定对你有用。‘当我们在迎接21世纪的曙光时，还有很多人其实沉睡在20世纪的夜梦之中’！”

喔喔……对不起，我只联想到法轮功。

最近法轮功信徒因非法集会……

“人体科技不纯粹是气功，更加不是什么法轮功……我们谈的是科学，思辨的是意识与物质的存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一些欧洲的科学家，把意识看作是物质的，并且意识是可以离开了人体而存在的……以长颈鹿为例子吧，18世纪的科学家认为：长颈鹿生活的地方，只能以吃树叶为生，而树叶生长在高处，必须伸长脖子才能吃得到树叶，伸长脖子这个愿望的意识与动作，传给了后代，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遗传，长颈鹿的脖子就越来越长！由此说明，人的意识可以是能量的，通过了遗传，一代又一代地向高能量、高功能发展。人体科技强调的是意识的调控的主动性，于是带来了开发特异功能的遥感力、透视力、改变物质的超然力量。”

老蔡惊讶，一个烧车疯汉，怎么会懂得这些的？

这些……跟他连环烧车行为，可有逻辑上的关联？

但烧车疯汉下一个举动，却是掩脸呛哭，哭得崩溃，哭得抽搐，卷缩在墙脚，不断以弱小的拳头敲击墙，直至流血！

“我恨他们……我儿子才八岁啊，多可爱的男孩，他会弹钢琴，会摺纸，也很有演艺才华，是学校儿童剧社的台柱！他做错了什么？天呀……他只是循规蹈矩走过斑马线，却被一辆豪华新车鲁莽撞过去，他……他的脑壳破裂了，躺在医院里挣扎了三天，就去世了，那个撞倒了人，不顾而去的司机，始终没有抓到！天呀，这是个怎么样的国家…怎么样的地球，怎么样的社会呢？草芥人命，破坏大自然，会有报应的，一定会有报应的……”

他冷汗直冒，踉踉跄跄的逃了出来，访问进行不下去了。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也曾经有个孩子，横死在斑马线上！

妻子就是因此而患了忧郁症的……

从此，两人的婚姻关系堕入深渊！

医生冷峻地注视着他，仿佛审判地：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没有透露？”

“喔……其实是有些事，说起来你可能觉得很荒诞，真的，荒诞极了，到现在我还迷迷糊糊……我有个伯父，他是南来垦荒的一代，克勤克俭那种。他到婆罗州种胡椒，想不到发迹了，他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去世时，留下了几千公顷的胡椒园，以面前的市价，大概值五千万吧！”

“五千万？”

“他本来立了个遗嘱，把财产分成五份，平均分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但遗嘱附加了一个条款：必须等到我们五个人之中的年龄，都超过55岁，才能领取遗产！”

“噢，这真的很怪诞！不是比领取公积金还苛刻？”

“我今年50，还有5年……但我不是家里最小的，家中最小的弟弟，才35，还要等20年，天呀，他究竟要干什么？考验我们是否兄弟和睦？还是折磨我们？像挂在驴

子前面的胡萝卜，看得到，永远咬不到。20年后，我已经70岁了，棺材一脚已跨进去大半了，还能等那整千万来花吗？花在医疗费用吧？他妈的……谁不知道，新加坡的医疗费，简直可以令你破产！剩下的钱……大概只够建造坟地的风水了？真是他妈的开我这个大玩笑……”

“你可以把这笔看得到，咬不到的遗产忘了嘛。”

“你能忘吗？你能忘，我服了你……”

“喔……我突然觉得自己选错行了，我应该去读法律的！喔，如果我有一千万遗产，死都要等了，等20年又何妨？还要拼命工作干嘛？不如索性躲在家里翘脚享福，喔喔，对不起，扯远了……所以你就对工作开始失去热忱，对自己监制的作品敷衍了事？开始对妻子也产生厌恶感？也厌恶这样的慢性凌迟的生活？所以，你才会因制作的剧集严重超支，接受内部审查，公司甚至怀疑你舞弊？才会被列入被裁退名单内？”

“冤枉，我是被陷害的……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你都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一出来学历比你高，个个都自以为是精英分子，手里带着一本‘新厚黑学’的，你培养他、带领他、提拔他，把经验倾囊相授，但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感恩，什么是饮水思源，你知道吗？他们还把饮水

思源这个成语改了，说什么……井水被污染了，就不需要思这个源了，真是荒谬透顶。终归一句，他们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你的一切东西，然后把你从天台上推下去！”

淡出，溶入……

雨渐渐小了，车窗蒙上一层雾气。

他转头，望着GIGI，这是唯一能在他苦闷、沉沦、消磨的时刻，仍然忠诚、锲而不舍陪在他身边的红颜知己。GIGI仍然睁着她的黑眼瞳，深邃的温柔的眼神，像荒漠中的蓊郁树林。她把烟点燃了，抽了一口，然后塞在他嘴里，深邃的黑眼眸里，仍然有爱慕的意味。会不会抓错讯息吧？他其实有千转百回，欲动过不顾一切吻她朱唇的念头。像身临碧潭边缘，纵身往下一跃的姿势！她一定不会抗拒，是吗？但万一不是呢？真的抓错了讯息，怎么办？他踟躇了。那次她的表白，可能是醉后的胡言乱语，他究竟什么条件吸引了她？才华？白发？升级的推荐书？公积金存款？呵呵…别自恋狂了？爱情真的是盲目的吗？

有个资深演员说过：在演艺道路上，你不可能永远成功，永远享受掌声，众星拱月……新陈代谢其实比你想像中来得快，渐渐的，你会发现自己从跑车退化为一部老旧

的汽车，被抛锚在高速公路上，轮到你眼巴巴看着流线型的、新款的汽车飞速在你身旁越过去！你能怎么办呢？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还是选择自杀？最终……你还是想通了，拿起电话打给修车厂。修好了车子，继续开动上路，然后豁达的耸耸肩，告诉自己：这不是世界末日！不是吗？

老蔡看着GIGI纯美的脸，黑眼瞳，丰满似等待索吻的红唇，他悚然觉醒了！因为道德、因为良知、因为责任，因为中年的焦虑、疲惫、挫败感，因为种种的种种自我设障，他竟然拒绝了人生最美好的追求。他脑门中击，犹如在擂台上的莫哈末阿里，中拳、血污、汗水，令他清醒了，他要追求的是啥啊？他干嘛要呆坐在车子里，望着雨景发呆发愁呢？干嘛要看着别人的新款车风驰电掣？而老是长嘘短叹呢？何不打个电话？修好车子，再次上路？这的确不是世界末日啊！

他终于不顾一切地吻在GIGI的潮湿红唇上……

这一刻，他蓦然发觉在阴暗、潮湿、局促、交织着各种霉味的车厢里，竟然激发了早已失去的男性雄风，他颤抖着双手，近乎粗暴地扯下她身上的一层层屏障……像一只被释放出囚笼，刚刚被掉换了伴侣的雄性兽，他的热情被诱发了，像熔岩般燃烧了自己也溶解了对方，他畅快地

占有了她！她显然是蛮荒的处女地，灼热、潮湿、充满可探索的领域与未知……

擂台上，莫哈末阿里终于一记左勾拳，击倒了对手！

他梦中的黑豹正以柔软的脚步进来，比黑夜还要黑的身影！他不觉得害怕，因为他知道，如今在他身边的正是他渴望的梦境。他腾地化作了梦中的黑豹，在房里雄赳赳地昂首阔步！

摇向天空……

只见一片蔚蓝。

雨已经停歇了，公路是的积水渐渐干了，路旁的针叶树片片叶子，悬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高速公路上，车辆继续奔窜而去，赶着各自的人生跑道。老爷车仍然冒着烟，抛锚在高速公路的路肩旁……一辆警车终于赶到了。警员、与队友齐奔向停泊的老爷车……只见猛烈的撞击后，车身有个凹洞，车牌松松地吊挂在那儿摇晃。车窗震碎了，收音机沙沙的，仍然播放着怀旧歌曲！

“难分真与假，人世多险诈，几许能共享荣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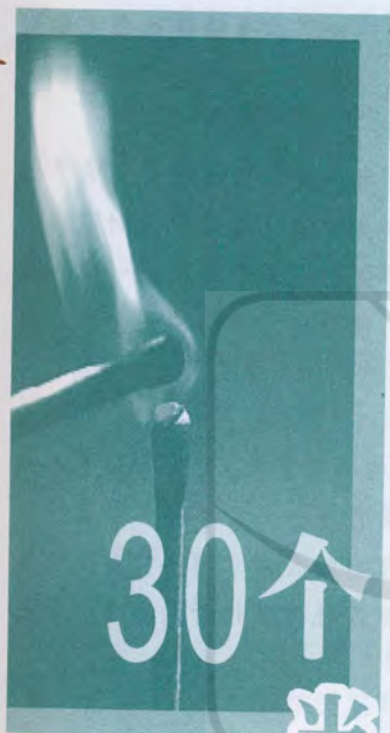
门似卡住了，警员、与队友折腾一番，打开了车门。

赫然见汽车座位上沾着斑斑血迹！

警员即刻拿起无线电，向总部汇报：

“在阿逸拉惹高速公路旁8公里处发生了一宗严重车祸，一辆普腾赛佳型车子，被撞得毁坏不堪。根据目击者说，肇祸的货车已逃逸无踪……车上的司机与乘客，一男一女，证实都已经死亡……”





伍望

30个当中的3个

艺术家协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订在上午10时举行。时间已经过了30分钟，出席者仍然寥寥无几。秘书长早有所料，暗地里算了一算，果然还少5位，才有会员人数的3分之1。这也就是说，还未足够章程规定的会员大会的法定人数。

但已经决定引退的会长不耐烦，决定大会照开，道是会议记录簿上的‘出席者’一栏，改天可以请‘未出席者’补签。

由于秘书长的文书工作做足，议程的每一项都备有书面报告可以让出席者研审，会议因此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乎都在一个提议一个附议的情况下通过了。

大会终于进入讨论提案的时段。这是最使秘书长感到为难与无奈的事。

会员多至百人，但从来没有人提出什么议案。为了门面，会长每次都指示秘书长事先拟出几道能配合时需的议题，以满足社会、族群以及传媒的期盼。然而每一次，他所提出的议案，不是被否决，便是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甚至与原意背道而驰。譬如：‘艺术创作必须具有生活气息。’的说法，便毫无保留地被否决了，都道是艺术创作应该是天马行空，绝对自由的，谁也没有权要艺术家‘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再如‘吁请政府废除大学学额固打制’，便被修改为‘促请华社关注现有的大学学额固打制的实施情况。’大家都说这原是政党或社会工作者的职责，用不着艺术家强出头。

今天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秘书长一样不敢乐观。他原本只想拟出一条与艺术家有切身关系的议案，无奈许多文教团体的领导人，近来都不断地向他探询作为民族文化最高机构者的立场，他因而再次带着尝试的心情，拟出了这么一条议案：‘吁请教育部让各小学以母语教导数理学科。’

经过一番激辩之后，这条提案也依列付诸表决。那个曾经一再慷慨陈词的异端分子，立即举手道：“我提议接

纳。”坐在他身边的同党跟着举手说：“我附议。”

“赞成的请举手。”主持会议的卸任会长向主席台下的众会员提高了嗓子。

久久没有反应。

待主席要再开腔了，坐在对面角落里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会员，才慢条斯理举起手来：“我赞成。”

“赞成的只有3个，怎能通过？”主席转头向身旁的秘书长说道。

“不，大会必须按照常规进行。现在应该也请反对者举手表态。”建议接纳提案的异端分子赶紧提出抗议。

“好，反对的也请举手。”主席淡淡地笑了一笑。

会场一时鸦雀无声。等候了许久，始终没有什么动静。

“奇怪，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那么，这也就是说：这条提案，在30个出席者当中，3个赞成，27个不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

艺术家会员大会，终于艺术地悄然结束。

* * *

次晨。

卸任会长在会所对面的‘大人点心’店前遇上秘书长，一时喜不自禁，便招呼道：“来，我们进去叹一叹乌龙，顺便吃点东西吧。”

一想起他刚刚看过的各大报那几乎完全相同的大字标题，便使他感到无限荣耀。真是好一个卸任会长哟，居然还能在他的主持下，通过这么一条万众属意的提案。

秘书长似乎也有点高兴，心想：艺术家协会也许还有希望，它到底还拥有3个有脊椎骨的汉子。

鬼



年红

“医生，请你相信我。鬼，一直在干扰我。”

“老先生，我想，你应该去看精神病医生。”

“不，大家都说你医术高明，你一定可以治好我的病。”

“你患糖尿病，所以肾脏受损，血压偏高，心脏也不好……”

“鬼，常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刻出现。”

“你服我配给你的药？”

“没有用，鬼一直在干扰我！”

“那是幻境，当你神智不清时，偶尔，你会看到一些幻影。”

“不！医生，请你相信我，那是真的鬼，他们在房里走动；我清醒时，总会看到一些他们翻动过的文件。”

“白天，还是黑夜？”

“黑夜。不，有时白天也会出现。医生，请你别笑，我说的，是真话。”

“老先生，你还是去看看精神病医生吧。不过，我配给你的药，必须照看时间服用。万一中风了，那就更麻烦啦。”

“没用的，鬼会作弄我，让药无端端地不见了；又突然出现在床头。哦，是吃了你的药，不久，鬼就会出现在身旁，又在翻动橱里的文件……”

“老先生，我配给你的药是没有迷幻作用的，你千万别自己乱吃安神药物！”

*

*

*

不久，医生在报上读到一则小新闻，标题是：

富豪误食过量迷幻药丧命

新闻上的小照片，竟是他那见鬼的老病人。

不久，医生又在报上读到有关这位老病人的大新闻：

豪门兄弟入禀高庭争财产

能叔的故事

田埂

今天天气特别炎热，烟霾弥漫。可是，能叔切起猪肉来，却越切越起劲。在新村前面店屋的后巷，一大清早，亚欣嫂不是来买猪肉，而是特地到来向能叔通风报信。一个大好消息已从新村的学校传出来。听说，学校的家教协会主席今年不打算连任，打算让贤了。亚欣嫂还说：今届的主席非能叔莫属。能叔一向热心教育，出钱出力。能叔家庭人口最多，最响应我国首相的人口达致七千万的号召。能叔在亚欣嫂要离开之前，得意洋洋地说：“倘若我能叔不能代表家长，还有谁能？我能叔在六个年级里有七个孩子呀！”

能叔在这间小学里有七个孩子，是新村的人都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来向能叔买猪肉时，他都会告诉你的。

能叔在新村里有三个固定的地方卖猪肉。在这三个地方，新村里



的任何消息，任何风吹草动，能叔都能第一个先知道。有人说，能叔的新闻如路透社，比谁都快呢！

能叔要竞选这届的家教协会主席，吃猪肉的人都知道。吃猪肉的人更知道，今后几个月，不管猪肉怎样涨价，他们向能叔买的猪肉肯定不会涨价，而且会便宜。

能叔要竞选家教协会主席，他请人写竞选宣言，他有完善的计划书；他也一边卖猪肉，一边为自己宣传。

正当能叔如火如荼的进行他的计划时，有人拨了他一把冷水，那就是亚牛。亚牛说：“能叔受教育少，知识浅薄，不配得坐家教协会主席的位子。能叔口水多过茶，只会说话，不会做事。要做家协主席应该是要有钱有势的人才适合做。能叔并非富贵人家，又无政治背景，岂能担任家协主席呢！”

属于能叔派的人却有不同见解，他们说：“能叔人缘好，有一股冲劲，深得新村村民的爱戴。有家长的支持，怎么不能成为家协主席？”

在新村的咖啡店里，人们都在谈学校里的事情，有人认为董事长应该时常去巡视学校，有人非议董事总务太过喜欢插手学校事物。总之，当人们越谈越多的时候，人们都

在质疑能叔出来竞选主席的目的。有人说：“能叔为了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想出来竞选。”也有人说：“能叔是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势力出来竞选。”不管人们怎样说，我想只有能叔肯透露出来，人们才会明白。

“能叔只告诉我一个人。”亚发很肯定的对新村村民说。

亚发说：“听说，能叔小时候，看见家教协会主席上台演讲，口沫横飞，威风十足，令他羡慕不已。他对着身边的同学说，以后他也要做家教协会主席。”

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能叔还耿耿于怀，一直心想完成他的愿望。

亚发还对村民说：“能叔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很久以前，有个叫项羽的人，他看见秦始皇出游，就对身边的人说，有一天他将取而代之。”

家教协会开大会很快就到临，在无对手之下，能叔终于被选为今届的家教协会主席。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叫能叔为猪肉能，人们给了他新的称呼，那就是：能主席。

鼠噪

◎ 蔡家茂

我终于明白鼠辈们是
全无心肝的，再等下去
也是徒然，便将小贼们
活埋在水沟边。

小时候住在乡下，见许多乡下人都畜养猫只。那时的猫多半是捕鼠能手，它们身材适中，动作敏捷，经常会口衔猎物，踏着猫步，傲然的在主人面前走过。它们捕获猎物后不匆匆就食，而是将它抛上掷下，或者绕着猎物左腾右跳，等到玩腻了，才一口一口慢慢享用，这或许是要给暗中窥视的鼠辈们一个杀鸡吓猴的警傲吧。现在的猫可就不同了，它们好命得多，不须俯身暗处耗费精神苦等老鼠的现身，因为家家户户的垃圾桶里都丢弃着它们丰盛的食物，解决温饱轻而易举，因此它们的本能本性似已有所改变，你很难再看到猫衔老鼠的英武雄

姿。更甚的是，有些“前世有修”的猫儿，被太太小姐们当宠物饲养得肥肥胖胖，食饱之余，主人搂之抱之亲之吻之，还可以与主人同睡在华贵的床上。可能我是个缺乏爱心的人，我总觉得人畜有别，畜生的卫生情况怎可能和人类的一样？我曾在报上读过一则有关猫的新闻，该报道说猫的身上有一种肉眼不能见到的极细幼虫，大概叫丝虫吧，这种小虫能在人们毫不知觉和防备的情况下侵入双眼，破坏瞳仁，最终导致失明，而这种盲人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宠物竟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本来就不喜欢猫，现代猫既然已渐失其应有本能，又有传播疾病的危险，叫春之时更闹得举宅不宁，令人彻夜难眠，因此我家周遭有鼠辈的踪迹，我也从未兴起养猫的念头，何况我家的狗儿也有捕鼠的本领。“狗抓耗子”大概是形容他人多管闲事，具贬乏之意，但我却认为这种比喻对狗极不公平，狗能施展示多一种本领是过错吗？

我共养四只狗儿，小黑小白对鼠的反应并不热烈，我当然不能有所责怪；阿喜阿黄却是捕鼠高手。入夜之后，偶尔会有一两只饿鼠来偷吃狗碗里的残羹，一旦被阿喜阿黄发觉，必前后包抄，穷追急逐，老鼠则惊慌的摇着长声吱吱撕叫，匆忙逃命，但他们的成功率通常都不高，最终必然命丧狗吻。我许久之后才了解到这两只狗儿捕鼠的功劳其实是很不寻常的，但人类的劣根性往往会把他人的许

多宝贵贡献与帮助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也因此懊愧平日不曾对它们多加嘉奖。

狗儿的寿命毕竟有限。据说人类体格一年的老化等于狗儿体格七年的老化，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岁就是狗儿的七岁，狗儿若活上十四年，便相等于人类的百岁高龄。我家的阿喜阿黄都在第十四个年头“寿终正寝”，比人类的耄之年还长寿，它们不应该有什么遗憾吧。遗憾的却是身为主人的我。自阿喜阿黄相继归“道山”后，夜晚我家四周围开始热闹起来。先是鼠辈们在狗碗傍吱吱吵叫，不久便开疆拓土到天花板和屋梁上，追逐嬉戏，滚动翻腾，且数目越来越多，声势甚为浩荡。当我屋傍的红毛丹成熟时，它们几乎夜夜都肆无忌惮的在树上或屋顶上举办“自助餐”，每天清早我到树下扫落叶时，发觉满地都是遭破坏的红毛丹，它们吃的或许不多，浪费的却甚严重，令人痛惜。

语云：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我又发觉屋前菜圃里的芥兰、辣椒、菜心等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少，最后都变成光秃，再萌出的嫩叶不到几天就消失无踪，我猜想这可能是蚱蜢、甲虫之类的杰作，一天早上我静蹲在菜圃旁耐心的观察，希望能捕捉到一两只害虫将之踏成稀烂，以消心头之恨，但我等呀等的，始终都不曾发现虫儿的踪影，令人好生纳闷。

某日下午我在后院扫地，忽然眼前一晃，一只老鼠飞快地闪入屋傍贮杂物的木箱里，我立刻放下扫把，找来一只木棍，将木箱慢慢拉出，准备移到空旷处，然后伸入木棍搅捣，将老鼠赶出，便可举棒扑击。想不到木箱只移出两尺时，箱里便“吡哩吧啦”跳出五只大老鼠，向四处窜散，我未及举棒它们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使我连连顿足。

我搬出木箱里的杂物，赫然发现里面有许多已干枯的菜叶，原来菜圃里失窃的叶子全都在这里，主凶贼首虽被逃脱，但我也不是一无所获的，因为菜叶堆里正躺着六只尚未开眼的小老鼠。这些小贼们皮肤都娇嫩得吹弹得破，几乎是透明物，全身呈粉红色，蜷缩相拥而卧，可能此刻因见光而有所惊觉，蠕蠕的互相挤来挤去。记得住在乡下时，我家隔壁的杂货店店主廖老板经常能在米包堆缝隙中破获这类初生的小贼，他总是如获至宝，赶紧拿出一瓶好酒，之后伸长脖子，仰头张口，捏着小贼送入口中，马上呷一口酒囫圇吞下，一只接着一只，小贼们便这样的全部落入他肚中，这是十分令人恶心的，但廖老板却说是上好的大补剂！

我当然无法将这些令人厌恶的赃物纳入口中，却想利用它们为饵，我将它们放在一片硬纸皮中，搁置在空地上，然后持着长棍躲在大树后，静候贼公贼婆的出现，伺

机而击。在我的印象中，多数飞禽走兽都能奋不顾身的冒险保护或营救雏儿，就是不知道鼠辈们是否也有这份爱心？我这么说是因为刚才它们逃命时并不像狗儿猫儿那样，口中衔着幼雏逃逸。它们刚才弃子而逃，是否因嫌累赘而担心祸及自身？等了一个多钟头，我终于明白鼠辈们是全心心肝的，再等下去也是徒然，便将小贼们活埋在水沟边。

当晚我用消灭白蚁涂在几片面包上，又铺盖一层薄薄的肉丝，置放在狗儿无法找到的高处，希望能将鼠辈们一举歼灭。半夜里我被它们争吃的吱叫声吵醒，接着追逐到天花板上来往奔跑。我想，大概这种毒药的药力是慢慢发作的，天亮时我准能收拾到它们的尸体。隔天大清早我起身巡视，面包都失踪了，却不见鼠辈们的尸身。

第二晚是月圆之夜，我又加重白蚁毒药的份量，将面包放在同样的位置。当我上床就寝不久，就听得它们的大队兵马在天花板上翻江倒海，后又转移到我窗前。我可看到玻璃窗外鼠影晃晃闪闪，有如舞蹈，相信它们已在早些时享用过我提供的面包，饱食之后，此刻则尽情的开月光会，到我窗前未必定是要表示多谢我的厚赐，白蚁毒药竟然奈何不了它们，不知它们是具有怎样的一副神仙肚！

这之后我曾用多种方法及药物对付它们，都是徒劳无

功。它们似乎也知道我已计穷，表现得更为嚣张，有时穿堂过室，“国乱思良状，板荡识忠臣”，我这才深深的怀念起阿喜阿黄来，“狗抓耗子”绝不是多管闲事！

有一天我到老朋友老陈的药材店聊天，闲谈中我提及家里老鼠的猖獗，他听后一声不响的转身到药橱前搜了一小包用锡铂封密的鼠药给我，向我要了一块钱，且吩咐我小心使用。我心中嘀咕，这么一小包东西能发生效用吗？晚饭后我拆开这包鼠药，是黑色粉末，我随便分撒在几片面包上，不敢怀有什么厚望。当晚我也是在老鼠的噪闹中勉强入睡。第二天清早我正准备穿鞋晨运时，忽然发觉车房地板上躺着两具鼠尸，真是喜出望外，我赶忙从前庭巡视到后院，前前后后的地板上都狼藉的散布着鼠尸，点算之下，共是九只，痛快之极！想不到这次毫无信心的哀兵出战，竟有如此辉煌战果，鼠辈们想必已全军覆没了吧？因为接下来的夜晚，天花板上再也没有它们的噪声了。

他头发卷曲，面色红润，
两只大眼睛，又是住伦敦
搬师回巢不久，常被人误
会父亲是英国人，气得他
直瞪眼。



茉莉花

李燕燕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让我来，把它摘下，送给妈妈呀，妈妈呀，送你朵茉莉花……”

袅袅余音，像一阵风，吹扬起尘埃，尘封的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

一九八四年，过了圣诞，从英伦搬回，带了伟，住在古晋小镇母亲家。这是座殖民式古屋，白色雄伟，翠绿环绕，园中植了母亲喜爱的茉莉花。习习晚风吹进了我的睡房，带着花香，空气清新，睡意朦胧，朦胧中，最爱听伟那清脆的童音，为我唱他稍作改编了的茉莉花。茉莉花，我的催眠曲，母子反串了角色，那时伟只有五岁。

早上，他在培德幼稚园上中文，下午在私立、特为外国专业人士子女开办的学校 LODGE SCHOOL 上英文。他头发卷曲，面色红润，两只大眼睛，又是从伦敦搬师回巢不久，常被人误会父

亲是英国人，气得他直瞪眼。

很多英文儿歌，他也一开腔就如溪水潺潺淙淙。唱了茉莉花，他必加上一支刚学来的英文新歌，他咬字纯正，童音里带调皮。闭上眼睛时，真感觉就睡在草毯上、茉莉花树下呢！

星期天早上，送他去野马哈学习钢琴，看着他睡眼惺忪，真于心不忍，驱车途中，又要他背英文生字，他抗议时，睁起两只大眼睛：“我要背三个皮包，不倦坏才怪。”淘气起来，不肯做功课，当我决定让他放轻松，去洗个澡，而我自己也进洗澡间。出来时，他早已换了

睡衣，更出示他神速赶好端正整齐的课业，得意洋洋的。

一晃十八年，伟已申请奖学金，留学美国，匆匆岁月，繁忙的生活，他的记忆里，可否也有这一幕。

送给你呀，妈妈，送给你这朵茉莉花。我的茉莉花呢，花香犹撩鼻，余音犹袅袅，而我独在电视机前，卡拉OK伴唱：茉莉花……

老师点名，他便江湖卖药般的
凑热闹，帮忙叫醒那些
白日梦信徒，热心
与见义勇为的精神不在话下。

顽童的花招

教学回忆录（一）

世莲

初出茅庐，刚上“战场”的老师总是裹着一棵爱心与良心，自信十足的踏上这条路，往往这颗爱心与良心会被一群无知待染的小瓜

们利用，於是在学校里，老师若以纯洁白皑的爱心与这些小魔鬼周旋，总会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措呢！

顽童花样百出，不胜枚举，防不胜防，是人类的天性，抑或是教育的失败？

**老师非常无辜，双眼泛红，鼻子一酸，
什么时候吹来一阵冷风，一片阴霾，
催促着要下雨了。**

想当年，班上有个名叫李福至的小顽童，当老师第一次进班点名时，真教人茅塞顿开，大开眼界。老师点名，他便江湖卖药般的凑热闹，帮忙叫醒那些白日梦信徒，热心与见义勇为的精神不在话下。老师以华语叫，他便以广东话帮腔。老师的“许广德”变成他口中的“他讲得”，“胡瑞金”变成他口里的“狐狸精”，“李瑞仁”变成舞龙变凤的“你衰人”。当老师心有灵犀一点通时大叫“住口”，他便神韵十足、表情夸张的嘟起嘴巴拼出“猪口”两个真字。说时迟那时快，老师大吼“SHUT UP”，他竟带领同学举起了铅笔当武器轻声鬼鬼祟祟的叫“杀啊、杀啊！”气

得老师目瞪口呆，怒眼相向。大家噤若寒蝉。老师没有约法三章在先，连一个黄毛丫头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走教室规则漏洞呢！老师非常无辜，双眼泛红，鼻子一酸，什么时候吹来一阵冷风，一片阴霾，催促着要下雨了。

唱歌老师来考唱歌了，大家都有先见之明。顽童呢，扮傻装笨，装聋作哑。老师只有连哄带笑，讨价还价，以便交差。老师开出条件，唱什么都可以，只要唱出来。鼓励就是力量。顽童张开大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是老少咸宜的名歌金曲，加上他的手舞足蹈，又唱又跳，相比之下，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怎知古老石山、思想守旧的老师被气得七孔生烟，重重的在纸上打了一个大鸡蛋，以回报顽童的那一份莫名的众人面前演绎的勇气。

顽童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揭老师的底牌，难倒老师，还是以开玩笑来取乐。有一次上作文课问生字时，他理直气壮的问老师什么是“强奸”两个字。报纸上屡见不鲜，总不能不闻不问呀。老师真尴尬，有口难言。

，无言以答。在这千钧一发时，灵机一触，只好回应道“这是很深奥的名词，不过讲来便一匹布那么长，碍于时间关系，你还是慢慢回去问你爸爸吧！”哄堂一笑，加上上课钟声及时响了，清堂，大伙儿便一哄而散，不见踪影了，留下可怜的老师惊魂未定呢！

**顽童不落人后，功课一做完
便蹲下来用尺刮地上的
灰尘泥沙，如获至宝，小心翼翼的
装起来。。。。。**

学校举行清洁比赛，每班都想夺标，勇挫他班，即使不夺魁，也要坐亚望冠的。顽童也不落人后，功课一做完便蹲下来用尺刮地上的灰尘泥沙，如获至宝，小心翼翼的装起来，刮沙如同城市的孩子到乡下玩泥沙般不亦乐乎。可是好戏总在后头。明天便有同学来投诉说老天爷下泥沙雨了，大风吹时时泥沙飞腾，头发都装了沙呢！

顽童有时懒筋发作便没有功课交，不是说忘记做，便说做了没有带来，总叫人怀疑。后来重复多了也有自知之明：乏味没有新鲜感

。有一天值日生跑来告诉老师顽童忘记把簿子带回家，功课当然做不成了。又有一次同学一早来到便把他昨日错拿顽童的簿子交还给老师，功课也泡汤啦。这样的花招岂是长远之计。老师只有拿起藤鞭，怒发冲冠，狠狠扫下去时，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却一反常态，使尽浑身解术、原始的本能，撕破喉咙，哗哗的哭了起来，痛不欲生似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恐怕招来围观者与见证者，也怕惹祸上身的老师只有甘拜下风，不了了之了。

**老师情急之下，广东话脱口而出，
他便笑嘻嘻的直指着老师，说：
“老师犯规，讲广东
话啦，罚钱年尾开派地啦！”**

顽童往往头脑精灵，只可惜中毒太深，用错地方，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喜欢发问，但总是装着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屡点不通的样子。老师情急之下，广东话脱口而出，他便笑嘻嘻的直指着老师，说：“老师犯规，讲广东话啦，罚钱年尾开派地啦！”老师被他作弄心有不甘，但又拿他没有办法。事

实摆在眼前，难以雄辩。

**结果老师为了大家的安宁，
也为了顽童的前途，
只好大着胆子，
忍痛奢望的捧他为班长，**

顽童本来是人人敬而远之，避之则吉的，怎知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猴群却捧他为王。原来如果有谁胆敢惹怒他，向老师告状打小报告，他便要出几招杀手锏，叫你慢慢享受。如果他把你的作业藏了没得交，你便被老师罚站，面壁思过，如果她把你的书及时藏了，没得温习，考试时准捧一个鸡蛋或鸭蛋，丢尽十八代祖宗的脸。还有……结果老师为了大家的安宁，也为了顽童的前途，只好大着胆子，忍痛奢望的捧他为班长，管理大小事务，班上的差错，惟他是问。从此他忙着抄名，打小报告，帮忙老师跑腿，忙得不可开交，风头也出尽了，那有时间去作弄同学，惹事生非呢！

最后奇迹竟然出现了，顽童也知道回报，良心发现，收敛起那颗肆无忌惮的心，不知省了老师多少唇舌与心理之战。顽童的名字，也自此从

老师的生命淡出，取而代之是他的真性大名，
憧憬和希望。

“三岁怎能定八十或终身呢！”老师发觉
前人留下的话竟然错了。

抉择

(外一章)

简旻

把手上的信寄出，将失去一个很好的就职机会。有时候人是矛盾的，明知道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可却身不由己地和自己的意愿背道而驰！

原本想转换到一个更有发挥空间的环境工作，然而东家苦苦地央求我留下。东家一而再的请求，纵使心里想推辞，却也开不了口。东家是个相当照顾员工的老板，人最怕的就是他人对你好；他人对你越好，心里越是狠不下，就这般无可奈何地看着一个黄金机会在眼前消失。若说



心里头没有太息，那是骗人的。如此好机会不是能常常逮到的，就如中万字票般，要有几许的运气才能碰得上？

握在手中的信，显得万分沉重。把信投出，相等于把机会也一并地丢入海底沉没。心里头的沉痛感，谁能体会？多少个失眠夜都在想着这件事情，一场欢喜一场空，顾得了人情，却误了自个儿的前程！

有时候也会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这次的选择是对的。坊间有句话说：“做生不如做熟”，去到新环境也不懂能否适应得来那儿的人事，就留下来安安稳稳地，什么也用不著担心，然而这都挥不去心里的沉痛。忽然间，罩在头顶的蓝天，都变成灰黑色，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星星与月亮！

不知何时才能走出这片灰黑的天空？

人最怕的就是他人对你好；

他人对你越好，

心里越是狠不下来。。。。。

左右难为的简昱，接下去的心情将又会是如何呢？而你，矛盾的情况是否经常令你心情拔河呢？简昱将透露他的进一步情况，不妨浏览 68 页。

孔子曰：

静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静

田思



唐

诗中有两首描绘“静”的七绝，都写得境界深邃。一首是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静夜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另一首是韦应物的《秋夜寄邱员外》：“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好个“人闲桂花落”与“空山松子落”，连最轻微的天籁都能用最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到，这不是“万物静观皆自得”，是什么？

所谓“心静自然凉”、“心远地自偏”，告诉我们内心的宁静不假外求，靠的是本身的恬淡自适。如果修养不到家或定力不够，一碰到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往往方寸大乱，庸人自扰。

随俗浮沉、随波逐流的人，往往是缺乏自尊与自信，容易在众声喧哗中迷失自己。象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行其道，许多文化界的人士纷纷学人下海，抛弃了自己的专长，惟孔方兄马首是瞻，视阿堵物为万应灵药；作家们也竞相写些媚俗的作品，甚至以一流文笔去写究九流的东西，真是令人摇头叹息。这种“躁动”的表现或许是过去“安贫乐道”思

想的一种反动，但本身耐不住物欲的引诱，不能在内心留一片净土，只能说是文人的无奈与悲哀。

长期潦倒失意的文人，面临商品大潮的冲击而脚步踉跄，搞到方向不辨，那还算情有可言。最不堪的是那些自我膨胀的揽权分子，当年也曾下海攀龙，登枝附凤，名重士林，位倾三公。一旦发现时不我与，立刻表现得心浮气躁，连“小动作”也不揣使出，只想保住那寸寸塌陷的地盘，结果只落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昔日风光而今安在哉！

在一片“躁动”与“瞎起哄”的喧嚣中，真正清醒的文化工作者，的确需要学一点“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本领，才能站稳自己的立场与脚跟。

孔子曰：“静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的智慧的提升，思想境界的开发，行为的正确选择，许多时候真的需要在“静”的过程中酝酿力量，让良知“沛然莫之能御”也！

堤花

65

李庭辉



闲云千里静
日日傍山来
最爱堤花晚
宫黄半未开

不

大不小的一条河，清澈见底，从北向南，穿过市镇的中心，缓缓流过，把市镇分成两截。沿河而往，两岸筑有高又长的堤坝，闻说在古远的年代，两岸敞开，没有

堤坝，因此，每当东北季候风吹来的时候，霪雨连日，河水便大肆泛滥，影响房舍和经济作物，造成灾患，故此筑防。河堤外，繁殖各类大树乔木，椰子、红珠、青龙、葵、雨、等等，不一而足。河堤上，绿草如茵，一望无际，每隔一段距离，便栽种一棵黄花，一棵又一棵，花朵盛开之时，周围的苍郁葱花，把纷飞入眼的宫花衬托出来，其明净娇艳，见者无不心醉。可是，怒放之时，是一番景象，在当时，我更喜爱后者，会那样，可能是因为自己，如花一样，正处在少年时代。市镇的西边有一带山脉，也是从北向南伸延的，苍翠一片，浮云依偎，每当傍晚，太阳渐渐躲入它的背后，余晖把一角蓝天染得又金又红之时，这已是非常美丽的环境就变得更加妖媚了。

在我们兄弟姐妹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河堤之边，当我们稍为长大之后，我们就搬迁了，可是我，有时一个人，有时和弟弟一起，还是常常回到河堤上来玩的。记得有一个黄昏，我

因为太过被这人间仙境所迷惑了，所以就写了上面那首绝句，那时我刚刚学会写诗。

那些日子是很久远很久远的年光了，其后可曾常常重温旧梦？自成年之后，就离开了美丽的故城，至今将近半个世纪，在这将近五十年的当中，多数的时光都是日日忙碌，为口奔驰，很少机会北上，而如今呢，又垂垂老矣，筋骨乏耐，倦于远行。总之，对于自己一往情深的旧恋人是辜负了，奈何奈何？



愧疚

简旻

以为罩在头顶的乌云已然飘散，已然雨过天晴，然而却不是，雾气在消散后又再重临。以为终于可以放下心里头的不安，可以拨开乌云见月明，安安稳稳地进入梦乡，不再愧疚。太多的“以为”使我错以为事情已告一段落。没料到，今午接到的那通电话，又把已搁到一旁的事情给扯了出来。

整件事件中，是我理亏在前，是我食言，在应允了他人后，没有遵守承诺，若把我换作是对方的话，我也会动气。这次事件中，我

的的确确是错了，然而在这其中，我也有我的难处。我不是在尝试为自己的不是找个开脱的藉口，内心的挣扎折腾了我好几个晚上，这几个夜里都无法好好地入眠，漫长的夜里只能瞪着双眼，想着该如何处理这事情，心里面的矛盾感足有电话簿般厚，想想这，又想想那的，心里乱得七上八下！

允诺新东家将在下个月上班，然，在提呈辞职信予老东家时，老东家却诚意拳拳地一而再的挽留。老东家是个相当厚道的旧式老板



，有着一般现代老板已罕有的照顾员工的使命感。老东家年事已高，却殷切地向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央求留下来不下三次，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撇开他是老板的身份，身为后辈的我们，不也应该尊敬他吗？就因为这个原由，使我本已作出决定的心困扰着。留下来，是顾全了作为后辈应作的规范，然而，对于新东家，却成了言而无信的人。

故事就这么简单。我能体会新东家的感受，我也曾因为某人的不守承诺而大发雷霆、大动肝火，只是，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次，我竟成了这场肝火的导火线。

我想在这起事件中，最无辜的人应该是推荐我予新东家的友人，原本是抱着一番好意为我与新东家作桥梁，没料我却给他带来一个这么大的难题，除了说对不起外，也无其他办法了。

一直以来，对于爱食言的人，我都不甚欣赏，甚至还可说是极厌恶这种言行不一的人，然而此刻我却成了主角，我是否应该讨厌自己？自这事后，我提不起勇气面对那好意的友人，更没有容颜面对新东家。或许对许多人来说，这只不过是桩小事，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我老是觉得我愧对人家，心里头就是认定自己做了件很不应该的事情，以致心情一直都无法平复下来……

不晓得乌云何时才会消散？



喜欢……就好

涵青

喜欢听听轻柔优美的音乐，像许茹芸的《钢琴记事簿》，像《自然之声：海浪》，如《清心白水晶音乐》，还有，还有……跳动的音符把拴紧的脑神经给弹松了，一股清泉流入心田。

喜欢看看轻松幽默的笑话，像知友

网上寄过来的，像手上有的《西洋幽默笑话》，如《涩女郎》、《酸溜族》……简洁的文字，滑稽的图象，美化了触目所见丑陋的事物与嘴脸，一切的厌恶都从脑瓜儿里逃之夭夭了。

喜欢欣赏挂在床前的照片——天蓝、海蓝、白云悠悠、绿水清清；喜欢欣赏摆在案头上的相片——树绿、草绿、阳光丝丝，薄雾朦朦。还有，还有，双手托腮，双眼闭起，让沉积在记忆深渊里的影像浮现——瑞士那与世无争的田野、纽西兰那世外桃源的山湖，日莱峰下那一望无际的田原……心静如镜，所有的污烟瘴气，干燥炎热，全都升上天空，飘散在大气层外了。

喜欢上网游览电邮，那是心灵航行的路线。在那儿，有座由块块文字砌成的心桥。

喜欢按钮摇通手机，那是心声飞行的轨道。在那儿，有熟悉的音浪在慰藉沧桑的心海。

喜欢在夜深人静，拄着笔杆儿在洁白的纸路上散步。留下的笔迹每每画出自由奔放、不曾重复的心图。

喜欢……喜欢……

天天在繁忙的生活中追赶时间的公车，若非有这么多的喜欢，恐怕早已被重重的压力推倒了。

原来，贪心地拥有喜欢，是幸福的。

钥匙

真嘉

在一个沉静的夜晚，下着霏霏细雨。雨声不轻不重的好象母亲常哼的催眠曲。重复的节奏，很轻柔，很安宁。亲爱的家人都已发出了安祥的鼻息声。

一阵阵的电话铃声催唤着。

“喂，小铃来过吗？我们吵了两句，她就走了，真不知跑到哪去了。”

望着这串“家”
钥匙，我知道在
那最角落的地方，
有间寂寞的家以
及两颗破碎的心，
我还能安心睡去
吗？

精神线仿佛被人踢了一脚。

半年前她说：“姐，我要嫁了。”

自从妈妈去世后，她更孤独了。过后她果真结婚了，彼此的联系更为疏远。

夜深了。一点、两点，电话没再响，她又喝酒了吗？抽烟吗？睡哪儿呀？

听说她下午来过，留下了一串“家”里的钥匙要我代交给他。雨一直下着，仿佛没事儿的下着，三点了，她还是没来。

莫名的气忿起来。这么一个温柔的雨夜，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安祥下来？

望着这串“家”钥匙，我知道在那最角落的地方，有间寂寞的家以及两颗破碎的心，我还能安心睡去吗？

望着昏暗的大门，多希望门的主人没将它遗忘，多希望她有个依靠。

一天、两天、三天……渐渐地那躺在桌上的钥匙显得

孤单，虽是一大串在纠缠着。一串本来带给人温暖与关怀的钥匙，好比两颗破碎的心，有着那种痛，泪与失落。四天了……它还躺在那里，连女佣也不移动它。

第五天，我终于按下熟悉的号码，耳边激动的传来：“姐，等我，我马上过来！”



和平

郭金灯

在一个艳阳天，我驾车经过S城，在市中心的交通灯前停下，等绿灯亮起。这时，我看见在路边一间古老的杂货店前，有一大群的鸽子在争先恐后地啄食那店老板撒下的麦粒。这时有行人走过，那群鸽子扑扑展翅飞起，飞站在电线上，翩翩起舞的姿态多优美啊，我喜欢。

鸽子有灰色、白色和各种颜色，煞是美丽。而我最喜欢的是纯白色的那种，因是钟情于它的洁美吧。

白鸽象征和平。

可是，这时，在一堆密密麻麻的鸽子里，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一只纯白色的鸽子；只见有两三只灰中夹白，灰黑的色彩让人感到些许缺憾。



唔，是否意味着在这个世界，和平毕竟是那么的难得？

出版短波：

《少女图》微型小说（再版）

作者：年红

出版：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定价：RM8.00

各大书局均有代售

《驿旅萍踪》新旧诗选

作者：莫顺生（潇枫）

定价：RM28.00 / US\$8.00

订购处：HENG HUI ENTERPRISE

113, Jalan Raja Ekram, 30450 Ipoh, Perak.

《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诗集（彩色版）

作者：王涛

出版：烟火出版社

定价：特价 RM14.00 / US\$5.50

订购处：TEH CHIN KUAN

167-B, Jalan Besar, Pulau Pangkor,

32300 Manjung, Perak.

Tel: 05-6853994/012-5239897

《沙哑的红树林》长篇小说

作者：驼铃

出版：霹雳文艺研究会

定价：特价 RM20.00

订购处：PEE LIONG KOI

8, Taman Orkid, 32000 Stitiawan, Perak

Tel: 05-6912603



鲜

花花篮围绕着杜老的
遗像和遗骨，照片上杜老神清气爽：
依旧微笑着注视着
前来看望他的友人们……

世界华文诗坛资深老诗人杜运燮先生在北京病逝，诗人的殒落是人类的损失，杜老在84岁一生中创作出丰富的闪烁智慧光辉的诗篇，本期特辑除了介绍于读者，也仅表示我刊同人的敬意。

朦胧诗人**杜运燮**特辑

(著名朦胧诗人杜运燮先生于7月16日在北京病逝，承蒙新华社前《了望》周刊海外版“华人华侨”专栏编采负责人王枫来信通报，详情原文照登，以昭关心者。)

王涛：

你好！发来的诗《不是朦胧》我已抄正后带给杜运燮先生的夫人李丽君，并把我手头的第53期《清流》带去，翻开杜老《九种朦胧》那页一起交给她，她非常感谢，并告知今天上午杜老的遗体已火化。我对她说：马来西亚《清流》文学季刊的华文作家们已经知道杜老逝去的消息，嘱我在此代表他们表示沉痛的哀悼。杜老家设立了肃穆的灵堂，鲜花花篮围绕着杜老的遗像和遗骨，照片上杜老神清气爽，依旧微笑着注视着前来看望他的友人们。我代表你们向杜老三鞠躬，并在吊唁签名簿上写上了“王涛(马来西亚诗人)”，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的。

随后，我向李丽君女士和杜老的小儿子杜海东了解了你需要的有关情况，大致如下：

□ 84岁生日

马年是杜老的本命年，他刚过了84岁生日。三年前的一天杜老突然摔倒，住院检查才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心脏扩大到正常人心脏的两倍，心肌壁薄如气球，收缩无力，医生当时预言他的生命还有2年左右。去年12月他又一次心衰住院，在病房里度过了元旦和春节，并在胸部皮下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帮助心脏正常跳动。阳历3月17日是他的生日，一周后待病情稍稍稳定，夫人与孩子们把他接回家，三代亲人共同为他补过了一个温馨又欢乐的生日。

□ 7月16日

7月3日北京天气异常闷热，傍晚杜老浑身出冷汗，手脚冰凉，呼吸困难，立即被送入医院。检查发现：杜老胸腔有积水，各项化检指标都偏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各方面情况逐渐缓解。杜老也感觉身体好转。7月

16日17点多，他与同病室的病友有说有笑地聊天，直到19点15分说有点不好，护理人员扶他躺下时，发现他的脸色青白，马上叫来大夫抢救。19点55分心脏起搏器还在工作，氧气也还在输入，杜老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

□ 坚持练习走路

杜老是坚强、乐观的，在与疾病的抗争中诗情依然饱满。他请大儿子实甘帮他用电脑设计贺年片，写上新诗作向海内外朋友们贺年；他在家请护工搀扶着坚持练习走路，准备一旦心脏病好转，还要像正常人那样自理生活；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努力增加营养和休息，被夸赞为模范病员。他对亲人们说：**真希望多活几年，多写点东西**。在不能动笔的情况下，他让准备小儿子海东帮他用录音方式写两篇散文，拟议中的散文一篇名为《西天缘》，是回忆二战时期他在西南联大毕业前赴印度为美国援华空战部队——飞虎队当翻译的经历；另一篇名为《中原补课》，是记录他文革时被下放到山西当农民和教师时，利用身在中华文化发源地，周围古迹繁多的机会，翻县志、看古迹、读古典诗词的经历，他称其为“补中华文化课”，努力为诗创作积累底蕴。海东痛心地说：父亲这两篇文章是想收入他最后计划出版的散文集中的，其他文章已经整理完毕，但这两篇散文刚刚开了一个头，还没来得及完成，他就**永远地走了**。

朦胧诗人**杜运燮**特辑

以上情况如觉得不够，我可以根据你们的要求再去了解并写来。你的来信和诗已转发给杜海东，他会带给实甘（兄）、实宁和实京（姐）的。在此，我也转达海东对你和《清流》文学季刊同仁的感激之情。

王枫敬上
2002.7.20



2000年8月9日马华作家拜访诗人杜运燮摄于其北京住家。

左起：秋山、王涛（本刊执行编辑）、伍良之、唐珉、甄供、田舟（本刊主编）、吴岸、杜运燮夫人李丽君、杜运燮、驼铃（本会出版委员会主任）、晨露、伍良之夫人。

编按：杜老的著作丰富，其中一部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系由霹雳文艺研究会《清流》丛书出版。价格：RM5。订购处：

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秋

榴梿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
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
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疯狂过，
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
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远；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呵，
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

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
在山谷里酿成透明的好酒；
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醉人的香味
已把秋天秋叶深深染透。

街树也用红颜色暗示点什么，
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
塔吊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
秋阳在面扫描丰收的信息。

1979 年秋

从形到味，从表到里
都突出独特和乡土颜色

为了护卫果园的艳美佳酿
也披上厚盔甲，不顾酷热

但对儿童的关怀却无微不至
只在夜里落地，免得伤人

柔情虽深藏于冷峻表情
香味却要远飘千里，几十年

最善于创新，热带味最浓
那么多人却不能欣赏，不能宽容

早就普受欢迎，还加了冕
但仍然不让登“大雅之堂”

1992 年 3 月初稿于吉隆坡，10 月定稿于北京

* 西方人把榴梿尊为“果中之王”，可上溯至 16 世纪。著名旅行家林斯特早在 1599 年就盛赞过，榴梿的香味“胜过世界上一切别的水果。”

温秋运燮

的诗作

椰影·椰汁·椰花

1992年3月重访马来西亚出生地
实兆远期间，曾应邀到海边一家
建在椰林里的餐厅吃海鲜。椰树
下，在椰风声中，畅饮椰汁、椰
花酒，那种难以形容的印象永生
难忘。

树叶几乎把全家
都带到这里

椰叶
在空中把热带阳光
层层遮挡
还轻轻洒下
椰影婆娑

风从海上来
经过长长的椰林
一路唤起椰涛
到这里又幻变成絮语的
椰风

豆蔻年华的椰实
捧出独特鲜美的
椰汁
还带着自然古朴的椰杯

椰花
早就别出心裁
酿好椰花酒
让人喝过
总想着到高处遨游

椰树自己
在旁边一动不动地静立
随时准备热情招待
注意客人的需要
和表情

我从来没有这样急切
想和树谈心

1992年3月初稿于实兆远，6月定稿于

作

诗

的

温

故

温

故

不是朦胧

王涛（马来西亚）

--- 恸闻诗人杜运燮病逝北京

一定，请您放心
木棉花白得更白
我会告诉他们

必然，您坚信
芭蕉唱得更响亮
我忘叮咛叮咛

是的，您看到了
椰树更屹立挺高
不必再说，或者梦吃

我们都知道
21 世纪的天空乌云仍然笼罩，硝烟弥漫
白鸽正赶着传授翻飞的绝技，洒落诗花

松，依旧坚持在悬崖咬的松

竹，默默地练写着人字的竹

而梅花从来都在微笑着等候寒冬

他们更明白
叶子深深爱着土地恋着路景
在朦胧的白天竖起绿耳
在燃烧的黑夜拉动琴弦

2002-07-20 邦咯岛

记水仙花

吴岸

——壬午春节致北京徐大夫

二〇〇二年冬至日，接到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徐光炜教授的贺年卡，卡上写着：“恭贺您又向胜利迈进了一步”。回忆一九九七年一月，我因肠癌到北京阜城门外北京肿瘤医院就医，蒙徐光炜大夫亲为手术并照料。住院期间，逢春节将临，徐大夫赠送亲手栽切的水仙花一盆，置我床案上。时至农历正月初一日清晨，闻满室芳香，十数花蕾徐徐绽放，在病床上挨过漫漫寒冬的我，顿觉春天已经到来。五年后的今日，复接徐大夫关怀，惊喜之余，因志诗一首回赠。

日炙雨淋
六十载赤道颠簸
终失足跌落
北极深渊

北京机场外
寒风凛冽
大地裸露在皑皑白雪中
呵，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
是我最后的驿站吗？

而裸露在手术台上
是更冷的冬季
任你曾是烈火中的缪斯
此刻是冰封千年后的雪人

不，冬天就要过去
我将给你春天
一息尚存中
我听见你说
听见中国的大夫说

多少个漫漫长夜后
在一缕幽香中
我看见了阳光
窗前
一盆水仙花
正在绽放
伴着妻的微笑

我感到你手的温热
听到你亲切的呼唤
缪斯，醒来，醒来
春天已经到来
阜城门外 远远
传来庙会的鼓声……

沐风栉雨
又五年
我在征途中
苍髯披拂
一路上
有水仙花的芳香……

前奏 吴岸

它守候在我窗前
我等待它的啼唱

每当我熠然拧亮台灯
窗外的山雀便开始引吭
室内的音乐挂钟
也-r-b-r-b然奏响

我们不约而同
默契如斯地
演绎着生命的前奏

我于是欣然命笔
对面屋脊上
鱼白初露

以后 白点

亲爱的你把名字写在风中
抬眼望 温温的相思
在叶脉上
流动

你说你不再登高去看流星了
那样也好
这世界原是那么多情
许不许愿都无所谓
午夜的钟声 像变了伤似的响起
游走黑暗中

原以为四月后 许多往事
会失而复得
迅速如行驶中列车外的风景
原以为五月花开了以后
我会化作一棵树
走入林中

唐珣的诗两首

苦瓜

堆肥桶一线缝隙
瘦瘦的
一片叶芽
挤出我一脸惊讶

不甘被埋没
不甘于腐烂
她扬弃黑暗
苦苦朝一丝亮光挣扎

禀着向阳习性
终于冒出头来
黄中带绿的小脸楚楚
我见犹怜

释放她吧
揭开桶盖
种皮犹附在嫩白的根上
原来是一株苦瓜

便是晶莹如白玉
苦瓜依然苦得
满脸皱褶浑身凸瘤
管你喜爱与否
她要完成她的清凉
我苦后回甘

这一窗古旧民艺

没有秋
十五的月
精致仿若湘绣
依然圆在竹帘上

这里不是秦天楚地
我亦非那唐宋娇娥
远远那头滔滔的汉江水
却淘洗了五十年
灌我个魂灵澄明如镜

逐不忘将竹帘挂起
年年岁岁
把清明的中秋月
满满刺绣上去
以心思捻成的线
以情怀铸成的针



林野夫 诗两首

~ 槟城印象 ~

睡佛

累了就躺
不必执意一定要坐
反正众生的香火
很熏 很迷茫

还是躺着比较舒服

横竖信众每天的礼拜
都是千篇一律
只求心安
离佛
很远 很远

极乐寺

~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金刚经》

鸡不必到西天
山上已是净土
当下的觉悟
一条蜿蜒的山路
也能直通彼岸

一座佛光
不在外形
在心

秋山

家有一棵夜来香

家有一棵夜来香
夜夜吐芬芳

洁白如明月
明月挂发梢

街有一棵夜来香
夜夜相思长

行人多回眸
回眸蓦然笑

洁白如明月
明月挂发梢

行人多回眸
回眸暖然笑

家有一棵夜来香……

田舟 诗三首

旅

牢记一座山
苍茫云海间
我们曾遥遥相望
牢记一株树
烈日底下
他永远是一把张开的伞
牢记一个浪
我们邂逅
在一处起风的海洋
牢记一座塔
在高处
他为我开启了另一面窗
牢记一片云
万里晴空
一张不寂寞的帆
牢记风景的色彩
脚步与方向

泪

甘霖
久已不来造访
他们习惯了
用痛苦的眼泪
灌溉这一大片
战争带来的荒漠

渗入沙土中的
每一颗珍贵的
泪珠 都饱含
他们的希望

重逢

闲语间 黄昏
悄悄的走了进来
客厅灯亮 黄昏不走
还将沉沉的暮色
撒了我们一头

当年写下毕业感言
便自星河解体
各向浩渺的云汉
飞奔而去
四十年后 今天
我们最接近

问起别后的状况
你们惊讶於
那颗偏了轨的
至今还在文艺的天街
游走 忘了回归

喜崇 诗近作三首

93

苏 醒

你在百万年后醒来
或者不醒
都将不再有任何分别
今天你最爱和爱你最深的
都陪伴着你
你始终默然无言
近在咫尺 却相隔万年
在你心底最深
竟无法寻着你最爱的踪迹
百万年后你醒来
爱你最深和你最爱的
已经在你心里
不曾
老去

无 言

鸡对鸭说了最真心的一段剖白
怀着希望
期待鸭能明白
鸭最终无奈的发出一声‘嘎’
摇着屁股
离开

陆 沉

人类的无知贪婪终于演化成灾
对于离开大陆千哩之外的岛民
森林的开发 工业废气 温室效应
大地之母发了高烧
人类惊愕之后

是冷气机销量的上升
是国产车继续加速生产
是伞的厚度抵不住烈阳的暴晒
是海浴场戏水的人潮多了
是你的子民被逼投奔怒海
沦为环境的难民
你

将永远沉睡大洋洲之下
消失在地球的版图上
在你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后
也只换得瞬间惊愕
和散落大洋洲的你的子民
在海上流浪

注：图瓦卢，位于大洋洲的小岛国，据报导
将在50年后完全被海水淹没。

王涛 诗两首

肢 伤

大脚趾，我身体的一部分
你那么脆弱吗？
铁锤差错一击
你痛，但你只是痛
过了黑夜，白天你露出瘀
在我行走时，每一步，每一个痛
阵痛或隐痛，针针戮心坎
你是我那愤怒而碎裂的爱情吗？
我将高兴，如果你是
——因为我看得透彻、了解得深沉
我知道医治的秘方
终归还是爱，还是
呀，可能的要彼此哭泣和欢乐

14/09/2001

过雪华堂

122 天了
昭示牌红白分明
明天
123天
后天
124天
大后天
125天……
天啊
白小的门紧紧关着
人们的心上锁
锁匙
遗失在哪里呀？
——老师！老师！

作于03/05/2001吉隆坡

编按：截至20/07/02，第565天。

林德顺 的粽子诗两首

煮粽记

锅里
粽子们各据一方

水滚创造了时势

只因为粽皮不同的关系
就为了据点
一串串的打了起来

吃粽记

乡愁是母亲煮的粽子
我在夜深人静时把它打开
里边有家的影子
我小心翼翼地嘴嚼
冬菇呀猪肉啊
都不比它美味

何薰 的小诗三首

昙花

你的身影
是我深夜挥不去的芬芳
纵使只绽放一次
我也要亲自栽种

相思线

相思是一条长长的线
把白昼与黑夜系在一起
从此我分不清
何时是白昼，何时
是黑夜

巨人

我用一根手指
点住西边的太阳
大地在我的手掌下
渐渐褪去色彩



人熊之歌 罗青

巨树它不拥抱别人
根深养料照出
它光亮的顶环
万万没想到
敌不过那人熊的围攻
折断的不仅是腰
更悲惨的还有
历经劫难的森林的命运

另类的不另类
也可以繁衍成群
——这比森林的悲哀
更悲哀
有的是力量没有知识
却有灵丹
就连名姓三个大字之外
在供录上画押的本领都欠缺的
他也懂得
攻进人性必备的锐器——
娇女人叉开的两条锯 和
摧魂不见血已被染红的
包包里的黄物
能销蚀一切当代英雄 何况
——是棵树
这强强联手的百灵丹养育出
今日人熊光亮的顶环

我不是人中之华
我不是人中之精
我一掌拍去——
铁树或朽木都果真会变形

这今天的永恒

知道吗？人说沉默是金
鬼不知神不觉
沉默也就范在我掌中
丹
名
百
灵

蒙古语 简述蒙古语诗歌传统 和艺术特色

森·哈达



蒙古语诗歌源流比有文字记载的蒙古帝国史还要长得多。早在古代，蒙古语诗歌被刻在岩石上，桦树皮上，还有刻在金银上，木头上流传。而蒙古语诗歌的特点主要

以口述的方式诵颂。举世闻名的**蒙古语**史诗《江格尔》就是其一，大约创作於一千前或更早。像古希腊荷马的英雄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蒙古**民族英雄史诗在世界文明史占有重要位置。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蒙古语**史诗《万千宝藏》五千行，《一百五十岁老可汗》一万四千行以及《柯萨尔王传》、《英雄古诺干》，尤其是**蒙古**古典文学经典杰作《蒙古秘史》，创造於八百年前，它一直是历代大汗，可汗必读的宝典。几百年来，这部盖世史诗被一代一代保留下来，终汇成**蒙古**古语文学的传统。乃至后代的**蒙古语**文学都受到《秘史》韵文的影响。

古代**蒙古语**诗歌一个尤其突出的艺术特征：**押头韵**就是在诗歌每行的开头的第一个字上必须押韵。然后是句句押头韵，一直押到底为止。所以说**蒙古语**诗歌

是以韵文为主的诗歌。近代，现代，当代蒙古语诗都沿续了这一艺术特征。这已成为后人创作蒙古语诗歌的一种艺术规范。请看蒙古现代诗人：曲纳木(R.choinom)作品《酒瓶》：

酒瓶碎裂
酒会哭泣
酒洒在瓶外
酒鬼会哭泣
酒鬼若死去
谁也不会哭泣

诗重在头韵，而不是尾韵。

蒙古语诗歌第二个显着特点：
诗的节奏性和诗之乐感性。

纵观蒙古语诗歌几乎无一首是节奏贫弱或乐感贫乏的作品（这里并不涉及作品内容）。

蒙古语诗歌的节奏性表现在舞蹈节奏或马蹄节奏，有粗犷，有细腻。音乐性表现在诗的朗朗上口，悦耳动听，有辽阔，有温

柔。

此外，诗的抒情性。

对蒙古语诗歌而言，抒情是诗的生命。就如同鸟儿非啼鸣不可，蒙古语诗非抒情不可。蒙古现代大诗人达·纳楚克道尔基的开先河抒情长诗《我的故乡》和杰出的蒙古语诗人赛春嘎的抒情诗《窗口》，成为当代所有蒙古语抒情诗作品的典范。这两位诗人无疑是继承古典蒙古语诗歌艺术传统的诗歌领袖。如果说古典蒙古语诗侧重叙事性，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那么现代蒙古语诗更侧重抒情性。请看蒙古现代诗人 H. 尼莫道尔基 (H. NYAMDORJ) 作品《鄂嫩河》：

鄂嫩河，我的鄂嫩河
纵然你模样变了也不属于谁，我命定之河
圣洁绵绵的鄂嫩河啊，我命里之河
有过哀愁的鄂嫩河啊，我命里之河
茫茫不尽的鄂嫩河啊，我命中之河
难别难舍的鄂嫩河啊，我灵魂之河

注：鄂嫩河，蒙古境内一条古老著名的河流。

论述古典**蒙古语**诗歌并不复杂，但20世纪的**蒙古语**诗歌艺术创作并不能一概而论，它有深厚丰富的艺术传统。观照20世纪的**蒙古语**诗歌在不同程度上又受到中亚，尤其是俄罗斯语诗人的影响。在中国版图内用**蒙古语**写作的诗人又受到汉语古诗，日本和印度东方诗歌的感染，熏陶。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或者确切地说最后的十年中，整个**蒙古语**诗歌体系受到国际诗坛的冲击和挑战。在传统诗歌基础上渴望建立新的诗歌精神已成为**蒙古语**诗人们面临的新课题。借鉴，吸收，消化当代优秀的世界诗歌，这必然会迎来21世纪**蒙古语**诗歌的艺术繁荣。

作者简介：森·哈达，文学博士。曾在内蒙古艺术研究所从事民族艺术研究。蒙古国作家同盟会员，世界诗歌研究院董事。现居住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张记节（中国河北省）

念错白字的 文化馆长

老D是文革时老三届毕业生，没读多少书。文革中，当过造反派小头头。因文化浅，闹过不少笑话。

老A花三十万弄了个副县长，老B花了二十五万买了个财政局长，老C花了二十万跑了个城关镇镇长，老D是罗锅上树——前（钱）紧，刮拉净家底，才凑了五万元。五万最大买个股长或不肥的副科长，就贷了五万元，十万元买了个县文化馆长。老D想，一届干五年，一年捞两万，平坑；一年捞三万，赚五万；一年捞四万

呢……

干两届呢？干三届呢？

老D是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

老D是文革时老三届毕业生，没读多少书。文革中，当过造反派小头头。因文化浅，闹过不少笑话。某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他前去祝贺，第一句话就念出错字来。他说：“对于贵单位成立革委会，我首先代表风雷激战斗队，表示‘哀’（衷）心的祝贺。”听会人大都一愣，当明白意思后，“哏”的一声都笑了。老D忙说：“同志们，不要笑，秘书在刮弧里还写着一个中字呢，中国的中。”

平时，老D可以说错字不离口。把“哏”字念成“碑”。他去北京出差，回来时乘京广线列车，说路过高碑店，买了二斤豆腐丝，就着豆腐丝，喝了一杯碑酒。

家属院里演电影，有人问他什么片，他顺口答：“《侧美案》”。噎得问者半天回不过味来，一看门口广告，原来是《铡美案》。他把“铡”字念成了“侧”字。他到商店买喝水杯，售货员问他要什么杯子，他指着一个漂亮的杯子说：“就要这个旅行环。”原来杯子下写着“旅行

杯”，三个字，他又把“杯”字念成了“环”。

当了文化馆长，更闹出不少笑话来。有一个时期，文艺界流行荒诞小说，在一次笔会上，他代表文化馆领导讲话，说：“看来，荒‘延’派似乎代表了小说创作的大‘诌’势。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赶时髦，如果跟着走，一定会走到‘牙’路上的。”他把荒诞的“诞”念成了“延”；把趋势的“趋”念成了“诌”；把邪路的“邪”念成了“牙”。

老D的笑话越传越远，县领导知道了这个念错字大王，很是生气。所以，他只干了三年，一届没干完，就被撸下来了。文化馆是个穷单位，他投出的十万元，连一半也没捞回来。从此，他耷拉个脑袋，像个霜打过的秋茄子。他逢人便说，自己站在悬崖不小心——“栽”了。别人不解地问他什么叫“栽”了？他就骂别人连句平常话也听不懂，没文化没知识。原来他把“栽”字念成了“裁”！

布轮



夏雪勤（中国）

姥姥托人写了信来，娘捏着半截皱巴巴的信纸，念得极认真。

姥姥快七十岁了，一个人住在乡下。娘去接过几次，姥姥都没依。说城里的楼太高，呆着头晕；城里的路太宽，走着心慌。还说城里的水有股味儿，城里的菜不如她地里割的好吃，把城里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姥姥在乡下也好不到哪里去，两间矮房，七分田两分地。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要多艰苦就多艰苦，却不肯接受娘给的钱。说城里花钱多，喝口水都得买，还是留着自己花更合适。硬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娘拗不过姥姥只好作罢。

信的内容不多，只是叫娘把家里不穿的旧衣服捎去，姥姥要做“布轮”赚钱。娘念完信，眉头锁得像个结，不一会，紧锁的眉心欣然舒展开来，忙起身找旧衣服去。

村里的人开始走富，这是早些年前就知道的事。他们跑运输、打家具、养鸡喂鸭、做小买卖，反正舍赚钱就做舍。如今又兴作布轮，据说是附近一家不锈钢器皿厂用来打毛抛光用的，生产上还少不了它呢。嘿，村人真会赚钱哩！

姥姥听说“布轮”能派大用场，且作起来简单，用的又是一些废旧的布料，对一向有物尽其用习惯的姥姥来说，可起了精神，何况一个布轮能卖一块钱。姥姥便从箱底柜角拽出一堆破旧的衣裤，试做起来。铺好五六层布片，依照借来的纸样剪

出烙饼模样的胚子，然后一圈圈纳得密密匝匝。那双树根般粗糙的老手，在眯缝着的眼神下，像一对恩爱的鸳鸯，缓缓地游戏着。隔壁婶子把姥姥做的布轮带去收购站，一块钱一个，一分不少赚，可把姥姥乐坏了，家里能做布轮的旧衣一下就做完了。

娘翻箱倒柜，找出旧衣裳装了鼓鼓两大袋，第二天便捎走了。

半月后，接到姥姥的信，说娘捎去的衣服做了42个布轮，42个就是42块钱，姥姥高兴的不得了，娘当然也格外开心，笑着的眼纹犹如犁田时的泥花开得极为灿烂。从娘眼里仿佛看得见姥姥的影子在晃动，眯着眼的姥姥正数着卖布轮的钱，一瘪一瘪的嘴巴笑得如没牙的婴儿，可亲可爱。

信念到末了，娘被难住了，娘没有更多能做布轮的旧衣服，又一次翻箱倒柜，勉强拣出两件捏在手里直愣。娘把它抱好又打开，打开了又包好，捎还是不捎呢？

大约过了一个月，姥姥来信说这回捎去的旧衣服做的布轮比上回还多，赚了48块呢！两件衣服的布轮居然比两袋子衣服的布轮还多，岂不成怪事？

娘捏着皱巴巴的信，一句话没说，只是抿嘴淡淡地笑。那笑容既熟悉又陌生，似乎近在眼前，又觉无比遥远；那笑容依稀荡漾着欢欣与慰藉，又似乎带着些许失落和无奈。过了些日子，好像听说，这回捎的旧衣服是娘花60元买的……

娘用钱买旧衣服，姥姥拿娘买回来的旧衣服做布轮换钱，如此往复，俨如姥姥纳在布轮上密匝匝的针迹依次轮回。

不可思议的姥姥，不可思议的娘！



杀犬

良子对媳妇说：“你去杀了它！”

媳妇的眼珠子便被惊恐罩住。“不，不要……”

“去，杀了它！”良子吼。

“不，别杀它！”媳妇捂住脸跑进屋，嚤嚤的哭声从门缝泄出来。

那狗正卧在大门旁，头平摆在地上，两眼直盯在大门外，似乎随时会出现不祥……

这是一条黑狗，全身无一根杂毛。它是良子在它刚满月不久，从舅舅家“偷”来的。为这，表弟几个月不踏他的家门。

司玉笙（中国）



那时，良子刚完婚，有了这宠物，良子的心就分了一半。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留着，下地干活也带着它，惹得媳妇嫉火上升：“你跟它睡去吧！”

良子就笑。

黑狗腿长，跑起来风快，良子就叫它“黑神”。只一年工夫，“黑神”就被他驯得可以捕野兔了。下地常叼着猎物回来。良子的院子里便时常弥漫着野味的香味儿。

两个月前，良子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挖煤，每月可挣几百元。钱到手了，良子光想媳妇，还有“黑神”。

昨天请了两天假，匆匆往家赶。到村外已近半夜。望着夜暗中自家的房院，良子的心底便涌出一股暖流。

媳妇，我和你开个玩笑，吓吓你！

他悄悄从墙头上翻过去，可是双脚刚一触地，一条黑影忽地蹿过来，钳子似的牙掐住他的小腿肚子。

“黑神，是我！”

他知道这狗是从不咬人的，也不狂吠。出去才几十

“我这狗从不吃鸡……”

“俺只是说说，没旁的意思……”

那人瞥了黑神一眼，拐着一条腿走了。良子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就动了杀狗之心——留着它，说不定那天会召来横祸的。

一说杀狗，媳妇竟不让杀——她原先是不喜欢黑狗的。

“你不杀，我杀！”

良子用绳子套在狗勃上，将它吊在树下。黑神也不挣扎，只是眼里透出一种无奈的悲哀。一瓢水照鼻孔直淋进去，黑神蹬了几下腿，再不动了。

“良子！”媳妇从屋里跑出来，喊。

良子愣。媳妇冲过来搂着他，搂得好紧。

“你带俺走吧……”

吊在树下的黑神还在微微地晃着。

“我这狗从不吃鸡……”

“俺只是说说，没旁的意思……”

那人瞥了黑神一眼，拐着一条腿走了。良子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就动了杀狗之心——留着它，说不定那天会召来横祸的。

一说杀狗，媳妇竟不让杀——她原先是不喜欢黑狗的。

“你不杀，我杀！”

良子用绳子套在狗勃上，将它吊在树下。黑神也不挣扎，只是眼里透出一种无奈的悲哀。一瓢水照鼻孔直淋进去，黑神蹬了几下腿，再不动了。

“良子！”媳妇从屋里跑出来，喊。

良子愣。媳妇冲过来搂着他，搂得好紧。

“你带俺走吧……”

吊在树下的黑神还在微微地晃着。

四只脚爪

凌鼎年（中国）



113

沙一漏是一位摄影家，其作品入选过全国摄影展，还在美国的国际影展上获过奖，并出过一本《沙一漏摄影作品集》。

我写这些是想告诉读者沙一漏并非等闲之辈，在娄城摄影界，他名头大的很哩，谁见了他不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叫一声：“沙老师！”

沙一漏准到了家里，什么被尊被重，一概不见了，在他妻子眼里，沙一漏无非书呆子一个。他妻子用两句娄城土话来形容他：一，白脚花狸猫，吃了朝外跑；二，油瓶倒了不扶，畚箕满了不倒。说得再具体点就是沙一漏在家里家务活不做，还常常不在家。说起来也难怪，搞摄影创作的不像作家可天天坐在家里写，拍照必须常在外头转才能捕捉到好镜头，他呆在家能呆得住吗？即便回到家，也是或暗房里一钻半天不出来，或翻来翻去摆弄他那些照片，妻子有次发狠对他说：“沙一漏，你再这样下去，干脆跟你的照相机去过吧，还要这个家干什么？”

妻子一发火，沙一漏想想自己对这个家确实实亏欠太多，一时很是内疚，但一拿起相机，他又忘了个一干二净。

有天沙一漏去郊区拍照，在农贸市场拍照时，有一女摊主硬要沙一漏买四只脚爪，否则不准他拍，沙一漏自结婚以来还未买过小菜呢，心想，买就买吧，说不定让妻子意外一回，高兴一回呢。拍好照，天已擦黑，沙一漏骑了自行车回了家。从来不买菜的沙一漏今天因为买了四只脚爪，有些兴冲冲的样子，但当他跨下自行车去

拿夹在书包架上的脚爪时，他愣了，四只脚爪只剩了一只，另三只不知哪段路上已颠掉了。哎，千年难得虎瞌睡买了四只脚爪，竟丢了三只，仅剩这一只脚爪如何向妻子说呢，他瞧着手里这一只肥硕的脚爪，不知如何是好，算，扔了拉倒，省得被妻子知道了，噜里噜苏烦一顿，沙一漏正想把那剩下的脚爪扔掉时，妻子瞧见了，她像发现新大陆似地说：“怎么回事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啦，你也知道买菜啦。”边说边过去拿脚爪，及至见到只一只脚爪，她有些疑惑地问：“怎么就剩这一只了？”

沙一漏一想坏了，急中生智说道：“什么剩一只剩两只，我是回来的路上捡到的，也不知谁掉的，蛮壮蛮肥的，扔了也可惜，就带了回来。”

妻子似乎信了，似乎又有点怀疑。一边那去拔脚毛，一边在说：“哪个冒失鬼，这么好的脚爪也会掉，真是的。”

沙一漏暗庆幸骗过了妻子，甚至觉得女人呵真好骗。一时痛快，就叫妻子拿点酒出来喝喝，这一顿晚饭沙一漏吃得很开心。他没想到一只脚爪就把妻子打倒了。

晚上睡觉时，妻子突然拧住了沙一漏大腿上的肉问：“老实说，今天买了几只脚爪？还有几只哪去了？”

什么，原来妻子肚里明镜似地清楚，只是吃饭时故意不说。沙一漏只好老老实实说买了四只掉了三只。沙一漏回答后已准备好了换克，谁知道妻子亲了他一口说：“你也会想到买猪脚爪了，该奖励你哩。刚才拧你一把，是惩罚你说谎骗我。”

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亲热了起来。沙一漏想，四只脚爪还是把妻子打到了，以后看样子得隔三差五买点脚爪之类回去哄哄妻子，甜甜妻子。

恩师的 作品

田流

(新加坡)

上任时，望天高对本地写作界，显然陌生得很。凭着自己拥有两张大学文凭，对华文文学的研究，尚有些微心得，趁着前任的编辑宣告退休时，而本身又年轻少壮，外加人际关系的提携，他侥幸接任两个报纸副刊的编务。

上头的指示是，目下的华文文坛，亟待纠正让资深作者“多占”版位发表文章的偏差，广泛地在副刊上，容纳更多的后起之秀所投寄刊登的作品，甚至还树立了一个概念：老作家大可直接将作品彙集成册，刊行面世，毋需再一篇篇地发表在园地又小又少的副刊版位上了。望天高俨然手头上拥有“上方宝剑”！

由是乎，好些被誉为文坛老将的写作者，投寄副刊的稿件，十居八九都被望天高漫不经心扔进字纸箩里去了，不必通知作者，也不必退稿，轻轻松松地只顾采用自己喜爱或一部分的“人情稿”。有时候，还可以夸夸其言：

“哈！尽管某某作家名气有多大，文章写来有多好，我就不给予刊用。——把来稿一搓一捏，扔了！反正作者自会保留影印底稿。我那能像以前的编辑那么样，替人改稿，退回原稿时还得给人提意见啊，门儿都没有呢！”

原来，望天高，是来自国外的一大学生，开腔说话，老在嘴边溜着仿腔的京片子，倒反地教本地人听了耳朵也要发痒。

平心而论，望天高所编辑的副刊，也有他别具一格，匠心独运的特色，令人不便恭维地是他刊登不少“远方友人”的文稿，由是乎什么“明媚的春天”、“炎炎的仲夏之夜”、“秋天吹落片片的枫叶”、“冬季里在屋内打边炉”……尽管文章的用字遣词格外绚丽和有文采，却不容易让这没有四季区分的岛国读者，体验出这些作者的内涵或切实的意义。

基本上，鼓励及发掘写作界的新人，原本无可厚非，倘若一味将资深作者挤出文坛边缘，恐怕也不是一项善策

。渐渐地，望天高失去了知名作者那文采绚丽、笔锋稳健的来稿。加以他不屑与文艺团体挂钩，最终所走的是一条孤寂的路。

某日，上司交给望天高一篇富有纪念性的特稿，吩咐他得及时在他编的副刊上发表，望天高一见特稿上的读者笔名，心头一怔，不敢披露他过去曾经丢掉了该作者投来好多篇的文章；他以为那是一名老作家，毋需跟年轻写作者争地盘发表作品，他万万料想不到，这老作家竟是他的上司最为尊敬的恩师！

生活偶感三则

宁曦

(一) 成长

以前盼望着长大，看见哥哥姐姐们一个一个地毕业了，宛如得到了自由的鸟在辽阔的天空翱翔，真的好羡慕，期待自己也有那样的一天。直到自己真的到了成长的阶段才感到彷徨与迷惘。长大了的孩子要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负责，要面对学业的压力、家人的期望和茫茫的前程。总是希望时间能够放慢步伐，好让期盼又害怕长大的我们喘一口气。总是听到踏入社会大学的兄姐们说校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然而，是否每个少年都无忧无虑呢？

(二) 蜗牛

小小的我	有远大的理想
小小的壳	载着重重的希望
我要慢慢地	一步一步向上向善
直到最高点	骄傲地对全世界说
我做到了	
让从前讥笑我的你们	
都用钦佩的目光看我	
让风把泪与汗都吹干	
让风把悲与愁都吹散	
只剩那乐与爱伴我继续长征	

(三) 忘忧草

小时候，你曾经告诉我世界很美好。直到你离开后，我还深信你所说的，包括你所说的忘忧草。你说它是生长在一个无忧的岛上。

从前，我不懂何谓悲伤、何谓哀愁，现在我才开始了解，人生总有几次严冬，但也会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前面等待我们。你说，就把每个寒冬当做一个考验吧！经得起风雪的人才会坚强啊！我深信，上天给了你苦果后一定会给你一些甜美的果实。没有人可以永远受苦也没有人可以永远享乐的。你说过总在伤痕累累后仍能再站起来的人是坚强的人。我也答应你要永永远远无忧地活下去，我一定能做到，因为无论遇到任何烦恼都难不倒我，因为我有忘忧草。你所说的忘忧草我已找到了，原来它已生长在我身上十多年了。它——就是长在我内心园圃深处的坚强小草。

猫

情事

那晚我很早
就入睡。

翌日，当我和
姐姐去上学，
惊觉门口前多
了很多椰叶，
鸟笼毁于一旦，
鸟笼内的鸟
也失踪了，

只留下几十根羽毛和几滴血迹。



蒲公英

我

很讨厌猫。本来，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或讨厌猫的。是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才使我对猫特别反感。在你们眼中可爱的小猫，在我眼中却是可恶魔鬼的化身。

在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父母都不喜欢猫，家里从来未养过猫。妈妈说现在的猫异常懒惰，不会捉老鼠，只会吃昂贵的猫粮，一代不如一代，捉老鼠的本领迟早会失传，况且“自来猫”是不祥的预兆。

偏偏我家有很多不请自来的猫，这一切都要怪罪于我的邻居大人。这家人可说爱心爆棚，每天将一些冷饭、隔夜菜喂一些流浪猫，导致他的家或附近的家成了流浪猫“行走江湖”的好去处，我家当然也不例外地成为受害者。

从小我就被妈妈吩咐去拿一把炭夹，把猫牢牢的夹着，然后迅速往朔胶袋里装，跟着和爸爸坐着罗里将它丢弃到马来村落。还记得有一回，邻家的母猫来到我家生产，它共生了三只小猫，小小的，非常可爱。本来，我们并不知道竟然有一只母猫“胆大包天”，胆敢在我们家生产，直到有一天妹妹打开屋外桌子的抽屉才发觉里边无端端多出了三只小猫！

我的两个妹妹非常喜欢这三只小猫，直认是上天赐予的宝贝。我嗤之以鼻，心里计谋要不要将这些小猫打包，送去马来村落。但看着妹妹愚昧的天真和灿烂的笑容，有感于心不忍，便决定和妹妹同流合污，合力隐瞒妈妈。妹妹怜惜地把小猫又抱又拥又吻，好不卫生，我看在眼里，责备在心里。纸包不住火，妈妈终于发现三只小猫的存在，遂下令依照老规矩将猫打包。妹妹难忍失猫之痛，决定把猫丢弃到家附近，方便来日相见。那三只猫果然不是省油的灯，妹妹忍着泪把它们丢弃后，竟然跟踪妹妹回家。那三只猫犹如鬼魅般对我们狂追不舍，仍不去也抛不

升，丢了几次也不成功。别无他法，只好把猫丢去马来村
落。这三只猫虽然是从此消失我们的生命里，但却永留在
我们的记忆里。

没多久，妹妹不幸患了哮喘病，妈妈一口咬定害妹妹
的罪魁祸首是猫，不准妹妹再去接近猫。我们都认同妈妈
的话。

当我念小学时，家里有养一只鸟，那只鸟是大伯送给
爸爸的。记忆中，那只鸟很喜欢唱歌，整天可以听到鸟的
歌声，我和家人都很喜欢它，特别是爸爸。有一天，晚上
下了一场大雨，还响雷闪电，那晚我很早就入睡。翌日，
当我和姐姐去上学，惊觉门口前多了很多椰叶，鸟笼毁于
一旦，鸟笼内的鸟也失踪了，只留下几十根羽毛和几滴血
迹。后来，听爸爸说鸟笼是被风吹跌在地，然后不幸遭猫
的毒手。我们对小鸟不幸的遭遇，感到十分悲伤。从此，
我和家人都很讨厌猫，每每看见猫都会仍一块石头，不管
是在家里或路边。

有一次，我和妹妹又发现了一只小猫，这只小猫大约
出世不过几天。这只猫很大胆，我和妹妹拿石头仍它，它
非但不怕更不愿走。我心生诡计，和妹妹把猫弄进鸡笼
内，鸡笼内没鸡，我们把鸡笼的门关上，不让小猫逃出
来。那时正好在下雨，我决定关小猫在笼内任由雨水把它

淋湿。那天雨下得好大，小猫在笼子里痛苦地凄声惨叫着。妹妹于心不忍，想拿把雨伞为小猫遮挡雨水。但，却被我阻止，我说要给这小猫一点点教训，让它尝尝生不如死的感觉，不敢再来我家。过了不久，小猫的凄叫声越来越弱，而且还在撒尿。这时，我才匆匆地为小猫遮雨，但小猫早已一命呜呼了。为了免受责骂，我和妹妹骗爸爸说那只小猫是自己走进鸡笼不会出来，死不足惜。事后，我和妹妹深感后悔和内疚，这毕竟是我一念之差所造成的。那夜，我失眠了，因为害怕小猫来寻仇。

有一天下午，我没去补习而在屋外欣赏鱼，突然我发觉有只样子凶神恶煞的猫正在我眼前“游花园”。我下意识地拿起石头仍向那只猫，我眼界可是一极棒，一击即中，欢喜不已。怎料那只猫竟往我的方向狂奔而来，它的英姿真是恐怖，迅速如只敏捷的猎豹。我下意识地拔足就逃，由于我冲力过猛，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脚擦伤了还流血，我边忍痛边爬进屋内，狼狈不已。妹妹刚好放学回家巧睹这一幕，忍俊不禁大笑起来。我不解地望着妹妹，难道我逃命不对吗？免得受一场血光之灾啊！只见妹妹边笑边说，那只猫根本无意要追我，只是往我身后的那个小洞逃回邻居家，而我却贪生怕死地逃命还跌倒，愚昧且失态。我顿感羞耻和无言以对。这件事让我成了大家的笑柄。我真的、真的、真的很讨厌猫，它让我在众人前面丢脸。

妈妈

郑美彦

自从看了验身报告
你的笑容一天一天少
夜里常常睡不着
生活开始被悲伤笼罩

你不听医生的劝告
坚持不开刀
你说医院像监牢
有着死亡的味道

爸爸四处奔跑
寻找治病的良药
额头上也多了几条
火车道

妈妈
请听听医生的劝告
不要为了医药费而烦恼
你对于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失去了你
财物就像草……



《清流》文学季刊常年赞助人

(截至16-7-2002)

RM 200.00

RM 50.00

RM 30.00

邓长辉

赖石

萧瑞群

梁彩珠

凌水娇

王瑞发

关家慧

随喜乐捐

RM 300.00

RM 100.00

RM 40.00

S 先生

玻璃市福建会馆

叶彤 (稿费回捐)

更正启事

53 期常年赞助人:

杜金德应为**杜德金**

曾美彩应为**曹美彩**

任何误植, 请多包涵!



“语文是民族的灵魂”

~协助发扬马华文艺,

推动马华文学运动~

本刊同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我们需要您们的资助, 您们的推介!

让《清流》潺流不绝, 尽显风流!

《清流》稿约

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也欢迎文教团体组稿。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2.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3.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审核。
4.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5.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
6.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本刊。
7.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 驼铃 先生

8, T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小说”请寄 紫梦铃 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散文”请寄 一介 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诗歌”请寄 郑可达 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e-mail: changkt@pc.jarring.my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 田舟 先生

125, Antek Avenue, Jl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 王澐 先生
167 B, Jln. Besar, 32300 Pangkor, Manjung, Perak.

e-mail: wangtao_shi@hotmail.com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 纯文字形式贮存文稿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清流》季刊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刻订阅《清流》。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英）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 20 （4期）

☐ 2年 RM 40 （8期）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请勿寄现钱。请用邮券（Wang Pos）。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本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件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送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在马来西亚，华文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属于“惨淡经营”事业，赔本又花精神，要长期出版实不容易。

《清流》是目前全马仅有的几分华人纯文学期刊之一，创刊于1990年3月，维持至今，除了不断自我鞭策，也得助于作者、读者、热心人士的支持。我们恳请各界赞助清流出版经费，让涓涓细流汇成《清流》，潺潺不绝！

赞助办法：

-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 RM 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
- 2) 随喜乐捐。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RM _____

☐ 随喜乐捐：RM _____ *请在有关格子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 / 支票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迳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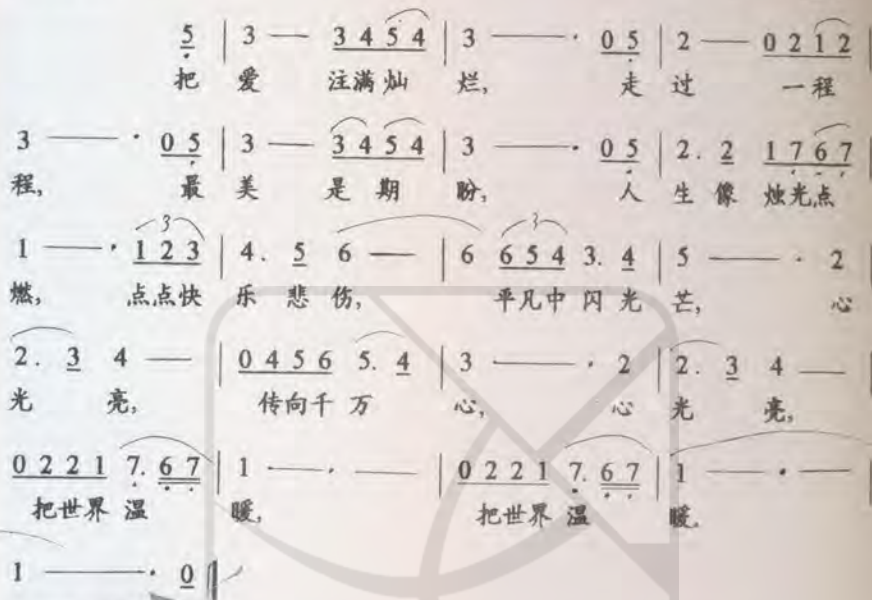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云起风歌】原创诗曲 篇

Key of G Major 4/4
Moderato

心光亮

词：邹永
曲：林建南



张铃元：

不久前寄给您的信，想必都有收到吧！
手术后第一首作品《心光亮》于星期日
谱成。歌词是由三合港(Chiah)用手机传来的，
十分方便，只花十仙，很合算。可惜不能
把作品用手机传过去。此曲由于歌词是
一段式，所以谱出来的作品也是一段式。
虽然简单，但还是很动听，不是儿歌那
种一段式。谱出此曲，觉得有满足感。
如不嫌弃，欢迎发表。

祝

身心愉快！

建南

9.11.2012

《爱》



《我是谁?》



《老家》



《胶林之梦》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